

# 关于邻家的天使大人不知不觉把我惯成了废人这档子事

作者 佐伯さん  
翻译 taroxd, tongyuantongyu, 浪人, Muzz, 冰川镜华, 纱优纱优, 千寻, 安诺尔, kae,, 葳蕤百媚生, Naztar, Konri, youfu, 追影, 三上悠米,  
校对 taroxd, 追影, 墨镜, Muzz, 良良  
制作 大括号不换行汉化组

2026.03.15

## 简介

藤宫周<sup>あまね</sup>住的公寓邻家住着学校人气第一的可爱天使。

椎名真昼优秀而貌美，以至于被唤作天使。而周是并无特别出彩之处的普通学生。他原本以为，虽然她是邻居，但自己从过去到未来都不会和她扯上关系。

这一想法，持续到了周遇见雨中湿透的天使为止。

「人情我会还的。说起来，房间最好整理一下。简直看下去」

「要你多管」

天使大人说话有些严格。周与她的关系，从硬塞给她伞之后开始。

她在周感冒时前来照料；指责周不爱护身体而来帮忙做饭；进行共同作业（打扫房间）；与周一起出门……

真昼最初冷淡，而后逐渐变得开始撒娇。周一开始消极怕麻烦，却也不知何时敞开了心扉。

这是不坦率的两人逐渐走近的故事。

## 目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3
第三章	3
第四章	3
311 天使大人不在时 . . . . .	3
312 天使大人的家庭情况 . . . . .	17
313 不期而遇的邂逅 . . . . .	43
314 获知的理由 . . . . .	59
315 一直在等待的人 . . . . .	88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311 天使大人不在时

没想到会让亲戚朋友以外的人进屋，周很庆幸平时就有注意保持家里整洁，感谢养成了这个习惯的过去的自己。

慧老老实实跟在周他们身后，显得有些坐立不安地跟着周他们从玄关进屋。从把鞋子摆放整齐、走上走廊的动作来看，他似乎受过良好的教导，让人称赞一句父母教导有方也不为过。

当这个念头在脑海中隐约浮现时，周的内心十分复杂，但为了避免被真昼察觉，他始终保持着面无表情。

真昼与周不同，她带着一种与其说是冰冷、不如说是失去了温度的表情，默默地走着。

接着，把慧请进客厅，正准备坐下来交谈时，身后传来了一阵「咕——」的、像是地鸣般却又有些可爱的声音。

周心想是怎么回事并回过头，就看到慧一脸尴尬的表情。

刚才的声音是什么？

是非常熟悉的声音。没错，那就像是有真昼做的料理摆在眼前时，周自然而然会发出的声音——

「对不起，请不要在意我的肚子」

毕竟那么大声的肚子叫还是挺让人害羞的吧，看着慧慌张地捂着肚子、脸颊微红的样子，周的嘴角浮现出苦笑。

周看向目瞪口呆的真昼身后的时钟，发现已经是平时做饭的时间了。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这个时间肚子饿也不奇怪，就连周虽然肚子还没叫出声来抗议，但也感到有些饿了。

慧的表情仿佛在说「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因羞耻而微微发抖，但他的肚子却像是不顾及他的心情一般，再次传出了哀怨的叫声。

紧张感瞬间烟消云散，一种难以言喻的尴尬气氛从慧那边飘了过来，但周轻轻一笑，像是要驱散停滞的空气般拍了拍手。

「我们吃完饭再谈吧」

「咦？」

「接下来要谈的，对你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个认知没错吧？」

「是、是的」

「那么首先填饱肚子吧。我不认为在能量不足的情况下能集中注意力，肚子饿的话也会失去从容。虽然你应该很在意各种事情，但要想冷静地交谈，最好还是先创造一个双方身心都比较圆满的状态」

周觉得，把谈话推迟虽然也会有精神上的负担，但如果在没有余力的状态下听人说话，对后续的影响会更大。

而且，看真昼的样子，他认为还是给她一点时间去做好了解情况的

心理准备比较好。

「慧，你能接受别人亲手做的饭菜吗？如果不习惯，我就去买点什么」

「没、没关系的……可以吗？」

「我是觉得无所谓，而且放任你饿着肚子不管，我也会良心不安的」

慧捂着肚子，脸一下红了，但或许是觉得无法再反驳周的话，他乖乖地保持了沉默。

周对着一直保持安静的真昼温柔地微笑着。

「……真昼，你还好吗？如果你觉得无法跟他待在一起，我觉得你要不就先回自己家等着」

如果真昼说不愿意，周也考虑让她先回家等候，当作是平复心情的时间——不过，真昼缓缓地摇了摇头。

「……没关系。那个，虽然我有很多想法，到现在也有无法接受的地方，但放任一个肚子饿的孩子不管，我心里也不舒服」

「孩、孩子……我已经不是被当成孩子对待的年纪了」

「你几岁了？」

「……13岁」

「那就是孩子啊」

「呜……」

在大人看来周也还是个孩子，但他不去考虑这一点，依然把对方当作年纪还小的孩子来对待。

13岁。

大概是初一初二，和真昼相差四岁。

周虽然有很多想法，但这不该由他来说出口。要说的话，也该由真昼来说。

「那么，怎么办？如果不介意我们做的饭菜，我们就去准备晚饭了」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懂得挺难的词汇啊」

「请、请不要把我当小孩子」

慧气鼓鼓地吊起眉角，看上去依然很稚气。

如果把这说出口，他估计就要闹别扭了，于是周轻笑着催促慧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接着，周轻轻碰了碰真昼的后背，反过来悄悄把她推向玄关的方向。

面对她疑惑的眼神，周尽量用温和的眼神和气氛回应，为了让她暂时离开慧的身边，两人慢慢来到玄关处，周尽量压低声音开口说道。

「真昼，你先去换身衣服吧。我来做饭，你慢慢来。等你冷静下来再来我家。好吗？」

「可是」

「现在你的脸色很差，首先从冷静下来开始吧。……其实我是想陪着你的，但从你的角度来看，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也不好吧？以真昼的性格，那样反而会静不下心来的。抱歉啊，不能陪着你」

老实说，周觉得就这样让真昼一个人待着并不好，但让对慧抱有警戒和怀疑的真昼把慧一个人留在周的家里，她心里大概也会觉得不舒服

吧。

综合考虑之后，周得出结论，为了让她暂时冷静下来，还是安排一段独处的时间比较好。

而且，在真昼不在的时候，周也有想问的事情。

「那是把我这边的麻烦卷进来的我不好」

「没关系，我完全不觉得……或者说我并没有觉得讨厌。真昼能坦率地依赖我，我很高兴」

他甚至觉得这是一种进步，往往把事情藏在心里独自消化的真昼，这次能够坦率地依赖他了。

虽然这也是伴随着巨大冲击和痛苦的事态的证明，所以不能算是一件好事，但她愿意伸出手向周求助这件事，让周感到高兴。

「慢慢来就好。首先请优先整理好真昼自己的心情。没关系，有我在你身边……虽然物理上可能会离开几米远？但心是贴在一起的」

「……真是的，周君」

不知道是心情稍微好转了，还是被周稍微的玩笑转移了注意力，真昼轻声笑了笑，把头轻轻地靠在了周的手臂上。

「我会尽量马上回来的。……并没有到需要周君担心的地步」

「谁知道呢。真昼你可是个爱逞强的人啊。别勉强，好好地把心情平复下来再过来吧」

真昼用头咕噜咕噜地向周施压，周也轻声笑了笑，带着鼓励的意味，轻轻握住了真昼的手。

送走真昼后，周换了身衣服站在厨房里，而在沙发上待命的慧不知是因为怎么也无法消除紧张，还是觉得不自在，他坐得笔直，却又缩着肩膀。

看着他那种背部像插了尺子一样笔直的漂亮姿势缩成一团，周也觉得很不自在。

在别人家里，而且是在要谈重要的事情之前，再加上还有一个怎么想对自己都没有好感的男人在场，在这样的环境下什么感觉都没有才奇怪，不过周这边是连一丁点要加害他的意思都没有的。

说起来，就算周对他没有好感，但周本身也并不否定他，只是他估计不会这么想。

「……嗯，我又不会吃了你。虽然不指望你能完全放松，但你可以随意一点的」

「这、这我知道」

觉得他一直保持那个姿势肯定很难受，于是出声搭话后，慧猛地抖了一下身体，然后怯生生地轻轻靠在了沙发的靠背上。

虽然觉得让小孩子这样顾虑挺不好意思的，但从他的立场来说确实没有不紧张的理由，周反而有些后悔自己开口可能让他更加在意了。

不过一直紧张果然还是会累，慧的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依然像是在观察这边一样看着周。

我又不会做什么奇怪的事……周一边苦笑，一边把洗好的米放进电饭煲，按下了煮饭开关。

「你没有觉得疑惑吗？」

伴随着「滴」的一声机械的电子音，周开口问道，慧再次将视线转向这边。

「什么？」

「不，就是，我存在本身？你没想过为什么是我在主导局面之类的吗？」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姐……姐姐，可能连话都不愿意听我讲」

「是啊」

「而且，我给姐姐带来了讨厌的事情，这是事实。她有所警戒，让第三方夹在中间也不奇怪。既然能让姐姐处于愿意听我说话的状态，哥哥你一定是非常亲近的人……是姐姐的男朋友吧？」

「是啊」

都已经是初中生了，那也很容易想到，待在（名义上的）姐姐身边表现得很亲密的男人，自然就是男朋友。

「而且……那个，母亲的，调查书里，也有你的照片」

「调查书，啊」

因为听到了意想不到的词汇，周制作生姜烧腌料的手停了下来。不过仔细想想，真昼的父亲朝阳似乎就在一定程度上调查过周的事情，那么母亲小夜去调查也不奇怪。虽然就个人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也就是说，你母亲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对吧」

「是这样没错」

「在不知道的地方被人擅自调查，感觉可不太好啊。算了，调查女

儿周围的情况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老实说，知道自己被调查了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吃惊？」

确实，调查接近女儿的男人的身份是常有的事，但这大多是出于对女儿的关心才会去做的事。正因为如此，周才对小夜调查这边的事感到惊讶。

「嗯，怎么说呢，太意外了吧。我一直以为那个人对真昼完全没有兴趣的」

周并没有直接和小夜说过话。只是单方面地听到过她和真昼说话，以及听真昼提起过她而已。

即使是从这种微薄的、甚至算不上关联的仅仅是认知程度的了解上来看，小夜也是一个不会在真昼身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不会对她产生兴趣的人。

「……从你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啊」

「因为没直接说过话所以我也不能说太多，但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对你来说可能是不想听的事情吧」

「没有。从姐姐的角度来看，这是事实，会这么想也是没办法的。待在姐姐身边的你会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把麻烦带给你们，对不起」

「虽然算不上困扰，但是，也很难说这对我 and 真昼来说究竟是不是好事。毕竟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交往之后，至少被调查过一次」

周拿出猪里脊肉放入腌料中腌制，一边回想起他们开始交往的契机——体育节。

体育祭是在去年的六月左右，也就是说是在那之后进行的调查。

到底是为了什么去调查真昼和周的周围情况呢？

为了独自生活的女儿——这种在一般人看来充满爱意又轻松的想象，周是没法全盘接受的。他对真昼的父母并没有信任到这种程度，他们也没有做过能获取周信任的事情。

到底有什么目的？

「姑且问一下，对你来说，我认识的小夜阿姨是你的母亲，这个关系没弄错吧？」

「……详细的说明等你们两个都在的时候我再说。对我来说，她确实是相当于母亲，这一点没错」

「这样啊」

从这种说法来看，小夜是生母的可能性很低。

虽然可能性很低，但周也曾怀疑过他是不是亲弟弟或同父异母的弟弟，不过他既不像小夜也不像朝阳，如果是生母的话，应该也没有必要说得这么含糊。

那么，他很可能就是真昼曾提到过的，小夜的情人带过来的孩子，这大概是，但真相究竟如何呢。

如果假设他是情人的孩子，想到小夜竟然优先对待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周就感到胃里一阵火热，但他总不能把这还未确定的事，对一个无辜的孩子发泄出来。

「我不想说你母亲的坏话，但就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因为你母亲对真昼的态度很冷淡，所以对于她真的对真昼有兴趣这件事本身，我就感到很惊讶了」

原来她有在在意啊——这种惊讶与困惑，还有一种之前都干什么去了的感觉。

如果是出于对真昼不利的企图，周该如何保护真昼呢。

「她是对母亲来说，有血缘关系的女儿，对吧」

「是啊。但我看到的你母亲，大概和展现在你面前的态度完全不同吧。毕竟对不同的人改变态度也是常有的事」

「……我眼中的母亲，总是很温柔，虽然言辞严厉，但会为了我四处奔走」

「这样啊，如果你心中的母亲是那样，那就是那样吧」

啊，这是多么得不到回报啊。

想要被看一眼，哪怕只是一次也好，过去的真昼为此拼命地努力。想象着这些，周嘴里涌出了一股苦涩，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口，而是咽了下去。

「……对姐姐来说，是不一样的对吧」

「从真昼的角度来看确实不同吧。我就不对此做更多的评论了」

真昼的过去是属于真昼的。周并没有亲眼见证过的，不能随随便便地说出口。而且，这对慧来说也是会让他受伤的事实，必须避免局外人草率地谈论。周并没有想要伤害慧的意思。

关掉水龙头的流水，周也停止了言语，慧稍微沉默了一下，露出仿佛在烦恼的动作后，抬起了头。

「……姐姐现在，那个……是一个人生活，对吧」

「是啊」

「母亲对此也是默许的」

「说是默许，嗯，也算是吧」

要说的话甚至到了鼓励的程度了，不过对慧还是先保持沉默吧。

「……很奇怪对吧。我知道。这事很奇怪我还是知道的」

刚才，慧说过他 13 岁了。

到了那个年纪，也能明白这其中的扭曲了。全心全意照顾自己的母亲，却有一个真正的女儿，而且还把她放置不管。

母亲越是照顾自己，就越凸显出她放弃抚养亲生女儿的事实。甚至让人怀疑她作为一个好母亲的面孔究竟是不是真的。

正因为如此，慧才会来到这里吧。

「姐姐现在，幸福吗？」

「谁知道呢。要确认她幸不幸福的话，必须要问本人才行。不过我已经决定要让她幸福，也在好好努力，在我的角度看来她看起来很幸福哦。如果这不是我自作多情的话」

「那我就是来妨碍姐姐的幸福的了，对吧」

「也许是吧，我想现在她本人正在心里努力妥协吧」

「对不起」

「你向我道歉我也很为难的。……不过，你带来的问题是那种可以一直视而不见的问题吗？如果我的想象没错的话，这应该迟早会浮出水面的问题吧？」

「……呢」

假设慧现在没有来拜访真昼，今后也没有产生疑问，在不知道真昼的情况下度过一生，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如今他就是知道了真昼的事，并带着疑问找来了。越是长大，就越会察觉到目前状态的扭曲而想要探究。根据发生时期的不同，可能会对真昼造成巨大的影响。

「那样的话，我觉得有我在她身边的时候发生问题，对真昼的心理健康来说比较好。一个人面对是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接下来就是春假了，比较有空余时间。总比在考试季正当中的时候带来这些问题要好得多吧？」

「……因为我的缘故让她感到难受，对不起」

「所以我说你向我道歉我也很为难啦。我本来想说让你向本人道歉……但是如果对真昼本人说，她大概也不得不说『没关系』，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不太希望你向她道歉呢」

周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说非常任性的话。

但是，这毫无疑问是周的真心话。

「说实话，你把这件事带过来对真昼来说确实是不好的事，但如果说这说明你本身是个坏人的话，那就错了吧？你终究只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你自己并没有做什么错事」

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事情的起因是真昼的父母小夜和朝阳，暂定为小夜情人的儿子的慧并没有责任。

如果说是慧要求他们忽视真昼的，那他也有责任，但从慧的语气来看，他很可能直到最近才知道真昼的存在。

说到底，从真昼和慧的年龄差来看，真昼实质上被放弃抚养应该是小夜那边的意图。把自己出生前，以及婴儿时期母亲的作为怪罪到慧头上，也有些太残酷了。

话虽如此，真昼对慧的存在表现出抗拒感也是理所当然的。

「真昼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一旦你向她道歉，她就会用理性判断这不是你的错，然后忍耐自己讨厌的心情去选择原谅你」

真昼基本上性格温和且理智，所以如果慧真心诚意地道歉，真昼很难选择不原谅。错的是小夜而不是慧，用理性压抑感情的结果，可以预见她会接受道歉。即使内心再怎么沉重郁结，她也会将其吞下。

真昼至今为止到底品尝了多少痛苦，又是如何把这一切全部藏在心里的，周并不清楚。但是，至少在周能看到的范围内，他不想让她去做那种忍受痛苦的事情。

「我啊，比起你会更在乎真昼，所以我不想让你做会让真昼感到讨厌的事情。虽然这很残酷呢」

「……不，就像我会优先考虑自己的情况一样，哥哥你优先考虑自己的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从别人看来，起因确实在我身上，所以哥哥和姐姐疏远我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即使被周宣告会轻视他，慧也没有畏缩，而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感觉到他是个比想象中更坚强的孩子，周大大地眨了眨眼。

「有没有人夸你很成熟？」

「……因为我正在努力不让父母蒙羞」

「这样啊」

不让父母蒙羞，这说明在慧的眼里，父母看起来很出色。

那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周也为自己的父母感到骄傲，所以对此有所共鸣。但是，与其说是这个——这也让周理解到，小夜，以及周和真

昼都不认识的他的父亲，是真的有在好好参与抚养孩子，这让周感到一丝无奈和难以释怀。

无论真昼怎么渴求、怎么努力都没能得到的东西，他却如此轻易地得到了。而且渴求的对象还是同一个人。

想到这里，周的胸口深处就像被罪恶感和不快感炙烤着一样，感到一阵灼热的钝痛，但他知道慧并没有任何罪过。

所以周只是平静地倾听慧的话语。

慧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周内心的变化，只是有些不自在地将视线落在了膝盖下方。

## 312 天使大人的家庭情况

吃饭的时候真昼回来了，三人一起吃了晚饭。真昼虽然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但像刚和慧见面时那种冰冷刺骨的表情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些尴尬的表情。慧似乎也是一样，理所当然地，他吃得很尴尬且拘束，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对不住他。

话虽如此，真昼那冰冻的气氛已经消失了，周在餐桌下偶尔握一下她的手，她似乎就能平静下来，于是没发生什么特别的麻烦就吃完了饭。

接着，周迅速收拾完饭后的餐具，在已经提前等待着的真昼身旁坐下。

「……那么，真昼似乎也冷静下来了，能让我们听听你的事了吗？如果真昼觉得难受我会喊停的，可以吗？」

「好的」

本来这不该由周来主导，但如果交给这两个人，估计会因为顾忌而迟迟开不了口，所以周才主动搭话。

看到慧和真昼都没有异议地点了点头，周松了一口气，再次抬起头，看向隔着矮桌对面坐在沙发上的慧。

「呃，从哪里开始说比较好呢」

「首先，我们想听的是，你来找真昼是为了问什么事吧。真昼也是这么想的吧？」

「是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感到很困惑，而且我想象不到你想问

我什么、想知道些什么」

直到现在，真昼都不知道慧的存在。虽然她听说过也许有孩子的孩子，但那也是不确定的信息。仰慕小夜为母亲的孩子，竟然会来拜访自己，这绝对是她始料未及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方说有事想问自己，她会警戒也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底，怎么看都像是慧更了解小夜的事情，为什么他还要来拜访真昼呢？

「……说得也是。谢谢你愿意接待我唐突的拜访」

慧明明知道自己对真昼来说是不速之客却没有退缩，向着周和真昼恭敬地低下了头。

如果他态度傲慢，或者带有轻蔑的意味，真昼一开始大概就不会理会他了。正因为慧虽然着急却待人真诚，真昼才会缓和态度的吧。

周心想，这和自己仅见过一面的小夜的形象完全联想不到一起啊，同时等待着慧继续说下去。

「在进入正题之前，可以让我先说明一下我和姐姐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吗？」

「……好的」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周还是能看到真昼再次听到母亲这个词时，身体不禁僵硬了一下。

「我跟……那个，我平时称呼为母亲的那个人，并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本来叫你姐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没有血缘关系……」

「我的，那个，遗传学上的母亲，已经过世了」

「简而言之，就是坐在这里的真昼的母亲在代替你母亲的职责，是这样吗？」

「是的。为了方便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称她为母亲……在我懂事的时候，母亲就已经在我的记忆里了，从那时起她就一直都在。父亲告诉我生母因病去世了，所以我知道现在的母亲是继母」

刚才慧说过他十三岁了。一般认为人懂事大约是在两岁半到三岁左右，所以真昼大概在七岁前后。据说小雪照顾真昼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所以时间也对得上。

只是，听了慧的话，更加凸显了小夜对真昼毫不在意的事实，真昼也察觉到了这一点，表情上落下了一层阴影。

「我是被母亲抚养长大的。在知道她是继母的情况下，过着普通的……虽然工作看起来很忙，但和周围双职工家庭的生活没什么不同，我觉得我们就是个不用怀疑什么的普通家庭」

那份普通，真昼究竟有多么渴望呢？周不禁感到一阵心酸，但既然真昼没有大声发作，周也不该插嘴，而且这也不是慧的错，所以周把心中的苦闷留在了心里。

慧看着真昼，露出了抱歉的神色，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停止诉说的打算。

「只是，那个……我发现她在户籍上也不是我的母亲」

「也就是说并没有结婚吗？」

「是的。虽然自称是母亲，但实际上算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就真昼和朝阳的话来看，并没有听说两人离了婚。小夜只是在代替母亲的职责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和慧的父亲建立婚姻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吧。

「被我发现的时候，呃，她说是内室。父亲说，希望在户籍上我依然是生母的孩子。关于这点我也有我的想法，但我能看到父亲很重视死去的生母，现在的母亲也很尊重这一点，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于是我被说服了」

「……你的父亲和那个人，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建立关系的啊」

「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母亲说她是生母的熟人，还是重要的朋友。有好几张两位母亲和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他们看起来关系很好，这点大概不是谎言。父亲也说她们两人关系很亲密。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没有说谎的必要」

「正因为那个人和你血缘上的双亲关系亲密，所以那个人也抚养了你，是这样吗？」

「如果只是到这里为止，我也觉得没什么奇怪的。在照顾亲密朋友遗留下来的孩子的过程中……电视剧里不也有这种情节吗？……但是，前几天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是指？」

「我知道了你的存在」

慧静静地看着真昼。

「契机是在母亲房间里找到的东西」

「找到的？」

「母亲的房间里有很多装满书和文件的文件夹。那个，因为我知道母亲这段时间都会很晚回来，所以为了找学习需要的书就没打招呼进去了，这是我的不对……但从我在找书时不小心掉落的文件夹里，掉出了照片。是姐姐你，小时候的照片」

或许是没想到小夜会有自己的照片，真昼的表情中渐渐渗出了惊愕之色。

「我对这张照片没有印象。但是，上面是个长相有些眼熟的女孩。我不由自主地盯着看，拿起了装照片的文件夹。……里面还附着一封信，或者说是一份报告书之类的东西，上面写着对她对待亲生女儿态度的指责，我这才第一次知道，母亲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女儿」

真昼轻轻发出啊的声音，一定是推测出了写那封信的人，就是她至今依然仰慕着的小雪吧。

虽然是工作，但小雪从小就把真昼抚养长大，真昼也知道小雪是打心底里重视她的。工作关系想必需要汇报成果，或许在那时候她就对小夜指出了关于真昼的一些问题吧。

「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我一直以为我们是非常普通的家庭，听到母亲有孩子，或者说，母亲有一个和我们不同的家庭，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以为她只是为了重视生母而没有入籍，是个普通的未婚女性。结果，事实却是这样」

慧那颤抖的声音，充满了对小夜的疑虑。

那苦涩的声音中，透露出不想相信的感情，但也包含了淡淡的死心。

「我无法忍受，追问了回来的母亲。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问了之后呢？」

「她不肯回答我，只说这和我没关系，小孩子不懂。问了父亲也是一样。两个人固执地都不肯回答。……于是我产生了不信任感」

正如他所说的，慧的表情和声音，都毫无保留地向周他们传达着满满的疑虑。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吧？明明像母亲一样对待我，但其实自己有家庭，然而却对自己的孩子一直置之不理，这种事」

重新被慧指出的、从别人眼中看到的现实，对真昼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说是普遍现象，但我觉得比起别人的孩子，优先对待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除非有什么极特殊的理由，否则无视自己的孩子，不是很奇怪吗？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母亲」

这是明确的放弃抚养。

虽然听说没有施加暴力，但当时真昼依然品尝了难以用笔墨形容的痛苦，如果没有亲切对待她的小雪，真昼大概已经崩溃了吧。周觉得，现在的真昼能坐在这里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奇迹，这是一个如此机能不全的家庭。

「对我来说，母亲是值得尊敬的存在，我也有自觉被倾注了珍贵的爱意。正因为如此，我才无法相信，因为她对待亲生女儿的做法，让我怀疑起了母亲至今为止对我的爱。然后，母亲究竟在想什么，才会做

出这种事？现在，那个女儿过得怎么样……会在意这些，也是顺理成章的」

「……小夜阿姨她，没有回答你对吧？」

「嗯。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想知道母亲的意图，我又偷偷找了母亲的房间，从而知道了你的事情。那个，你可能会感到不愉快，比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住在哪里之类的。不知道算不算幸运，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在意你的事，有一份像是定期报告书之类的东西，上面有现住址和照片，所以我才能找到这里」

只见真昼听到「定期报告书」这个词皱起了眉头。

周之前已经从慧那里听说了进行了背景调查的事，但在真昼听来应该是第一次听到吧。

周看到真昼缩起肩膀，像是警戒一样在矮桌下握紧了拳头，动作微小到只有坐在她旁边的周能察觉。

慧似乎把她的这个样子仅仅当成了不快感，满脸歉意地垂下了眼睛。

「因为我擅自的想法，突然出现让姐姐感到不快，真的，非常对不起。但是，我无法压抑自己。我无法继续装作不知道，无法视而不见」

慧深深地低下了头，连发旋都看得一清二楚，但他似乎并不后悔，而是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真昼。

「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去抚养你，而是抚养我。因为，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明有亲生女儿，却如此珍惜像我这样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只会让人觉得，是因为有什么目的才这么做的吧？」

「我想我也会产生怀疑的，如果在你的立场上」

「在我眼里的母亲，是个合理且讨厌无用功的人。她不是那种毫无

意义、随随便便就会行动的人。既然那样的母亲采取了行动，就一定有什么理由」

「……你认为不单单是出于纯粹的爱吧？」

「母亲虽然不会蔑视感情，但也不是只凭感情行动的人。我认为她对我怀有爱意和她抱有某种目的，这两者并不冲突」

如果能断言仅仅是单纯的爱，对慧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但从慧的立场来看，抛弃亲生孩子而去疼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如果有正常的感性，肯定会感到恐惧的。在这里怀疑除了爱以外的目的是很正常的。

「能想到的可能原因就是钱了，但母亲至少有自己的公司，我知道她是个相当有钱的人。我父亲也有不少钱，说到底两人本来就是对钱不太执着的人」

「……这一点我同意。那个人，虽然在金钱计算上很精明，但对于照顾我的人，她也是毫不吝啬给予报酬的。我自己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为钱困扰过，如果是为了钱，应该有更多可以削减开支的地方吧」

别人家里的财产状况确实不太方便详细打听，周也不打算过问，不过以前真昼曾说过，父母虽然完全不照顾她，但钱倒是给得足足的。大学的费用以及好长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都完全不用愁。

如果真的需要钱，肯定会从没有感情的真昼的费用中削减吧。而事实上并没有那样做，反而听说还有所增加，看来在费用方面确实毫不含糊。

真昼说出了让慧无法安心的保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所以，如果有目的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除此之外的动机」

「是的。可是，就算我再怎么烦恼为什么，我也想不明白。我能了解到的事情有限，如果我又在探查的事被发现了，我想这次她就会彻底隐藏起来。能没被隐藏起来简直是奇迹，多亏了母亲很忙」

「这对那个人来说真是罕见的百密一疏呢」

「她为了工作和亲属关系四处奔波，看起来很忙……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机会。总之，我想趁着现在还没受到限制的时候采取行动」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过只有今天有机会。

虽然不知道他家离这里有多远，但至少小夜不可能特意住在可能会遇到真昼的地方，而慧的父亲在了解情况后依然把小夜留在身边，看来两家是有一定距离的。

父母双双不在家，在朋友的帮助下并且是不被怀疑的情况，以及慧有自由时间的同时真昼也在家的情况，这种条件可不多见。正如他本人所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绝佳的机会。

「关于母亲，我尊敬她，作为母亲也很喜欢她。至少，对我来说，母亲是一位好母亲。……但是，我搞不懂了。那个对我既严厉又温柔的母亲，真的是母亲真实的面貌吗？我看到的母亲，难道不是个幻影吗？至今为止我看到的母亲的身影全都是虚伪的，所谓的爱，难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吗？一想到这里，我就突然觉得好害怕」

他原本不知道的，是自己母亲冷酷的一面。

在窥见那一角之后，慧可能就急剧地察觉到了自己周围的环境是多么地危险。就像曾经包围真昼的环境扭曲并崩坏一样，他担心总有一天也会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崩坏。

「所以，我来见作为母亲女儿的你。我想问问你，对你来说母亲是

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还有如果你知道的话，我想问问她为什么要抚养我」

这是漫长而迫切的真心话吐露。

为了解决这个对幼小身躯来说过于沉重痛苦的烦恼，慧才会来到这里。既然父母不肯告诉他，想要去问另一个当事人也是极其理所当然的。即使无法解决，他也期待着至少能抓住解开烦恼的线索，于是向真昼伸出了手。

只不过，从周看来，他的这个行动恐怕也会白费吧，这是可以预见的。

因为真昼被一切所疏远地待在这里，对家族之间的牵绊一无所知。

「我明白你想说的了。但是，我无法回答你」

「怎么会……」

「虽然我很想回答你，但遗憾的是我知道的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我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抚养你，但至少在我的认知里，她就是一直沉浸在情人家里不回来」

「情——」

「不忠、出轨，这么评价比较好吗。我的亲生父亲即使知道这件事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一直以为她是公然在外面寻求爱情」

虽然不知道事实究竟如何，但至少在真昼的视角里，小夜在外面建立家庭，而朝阳对此默许。这是破裂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仿佛在呼应越来越冷的声线，真昼的表情也渐渐失去了温度。周像是要拴住她一般握住她的手，或许是心理作用，一股冰冷的触感传了过来，这更进一步地将真昼的痛苦传递给了周。

「……我一直以为，她是在外面生了孩子。所以我曾怀疑你是不是

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不过看了一眼发现你不像母亲，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

看着瞳孔微暗倒映着慧的真昼，周也再次将慧的脸放在视线的中央端详。

慧这个还带着强烈稚气的少年，至少长得不像真昼。

虽然容易被他看似聪慧的气质和眼神所隐藏，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有一副有些温和柔弱的容貌。虽然只看了一眼小夜的样子，记忆有些模糊，但他的长相和小夜也不同。恐怕是像父亲或者过世的生母吧。

面对周和真昼的视线，慧十分尴尬地游移着目光，但他轻轻叹了口气后，稳稳地接受了这两人的视线。

「……在姐姐看来，母亲是那种会找情人的类型啊」

「虽然我对那个人是否有那样的感情和欲望抱有疑问，但至少听说过她在外面有伴侣的事，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伴侣……我想她确实是伴侣。但是，在我看来，父亲和母亲并不是那种……那个，用爱情结合在一起的关系。该说是商业伙伴吗？虽然能看出来他们很重视对方，但看起来不像恋爱之类的东西」

「也许只是在孩子面前不表现出那种气氛而已吧」

「……也许是这样，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这是我的感想」

「是吗」

「是的」

面对真昼毫无温度且冷淡的回答，慧虽然有些畏怯，但并没有退缩。这说明他就是这样一直看着自己的父母的吧。这说明，他就是这样一直和父母一起度过的。

「无论事实如何，对我来说都是毫无关系的事」

「毫无、关系」

「因为事实就是没关系。无论那个人和你的父亲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我都不打算做任何事。当然，也不打算去质问。做那种事对我来说非但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只会遭受损失。对现在的我来说，只希望那个人不要干涉我，不要和我扯上关系。不管有什么理由，那些人抛弃了我，这是事实」

「抛弃了，是说」

「不仅是家务、甚至连教育都全部丢给别人，自己去组建其他家庭，这不就是抛弃了吗？现实就摆在面前，那就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那个人的关心都只向着你，只放在了你身上」

真昼用比平时更加辛辣的态度淡淡诉说，那副样子与其说像受了重伤，不如说是像在抚摸虽然已经愈合但仍感到紧绷的伤痕，显得很烦躁。

在慧的心中还是现在进行时，但在真昼的心中大概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总是不停受伤，好不容易伤口愈合了，但疼痛却依然残留。

「她在金钱上让我不愁吃穿，给我安排了保姆，这两点我本身是很感谢的，但仅此而已。我无法将那个人视为母亲，也不打算那么做。那个人应该也对此心知肚明吧」

对真昼来说，代替父母的只有小雪。珍视、慈爱她的，也只有小雪。

一切都已经事到如今了……真昼的眼神传达出了这个意思。

「所以，事到如今就算你提起那个人的事，我也不打算怎么做。这是你家庭的问题。我认为你应该和本人谈谈，决定今后的态度」

「不好意思，我也赞成。……希望你记住这并不是你的错，但这次的事情终究是你和你母亲之间的问题吧？」

「那是……」

「从经过来看，是因为你对母亲产生了不信任感，所以来问可能知道内情的人，是这样对吧？但真昼什么都不知道，对此也无能为力。就算你再向真昼渴求什么，我想真昼也给不出答案的」

慧的目的是，如果真昼知道内情的话就从她那里问出来。

然而，真昼对于小夜和慧父亲之间的协议，或是隐瞒的事情一无所知。说到底，她明确知道慧的存在还是在今天，根本不可能了解那些事情。

想要从真昼那里问出对慧有益的信息是不可能的，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根本就无从告知。

更重要的是，周不想让真昼再为此伤心了。

「你该做的事，是和你母亲面对面谈吧。这是产生在你们之间的问题，应该由慧和小夜女士去解决。……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不要把真昼卷入那个问题里。我知道这不是局外人该说的话，但真昼给不出你想知道的答案。真昼不知情，要说的话，反而是真昼来质问你为什么都有可能哦」

到底是抱着怎样的想法，才会抛弃亲生女儿，对别人家的儿子扮演母亲的角色呢。

那个儿子都找上门来了，真昼反过来去质问的未来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只是现实中，她做出了因为不想扯上关系所以不知道也罢的选择。

「……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

「不，我这边才是态度太不成熟了，对不起。……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对你并没有怨恨或者愤怒之类的感情。哪怕我对那个人心怀愤怒，你和那个人也是不同的人」

正如她本人所说的那样，真昼对慧并没有什么厌恶感。

确实，在真昼看来，慧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加害者的一方，但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也是一个被大人的事情所摆布的、立场相同的受害者。

正因为从理性上理解了这一点，真昼才没有发怒或是怨恨，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突然带来麻烦的人来对待吧。

「……姐姐对母亲的事情」

「我已经不对那个人抱有期待了，并且很看不起她的为人。尽可能地，我不想和她扯上关系」

毫无商量余地般冷淡，且没有一丝迟疑的回答，大概是出自真昼的真心吧。

她已经不再寻求作为母亲的爱了。

「你被好好地爱着呢」

「……虽然我现在开始怀疑那是不是真的了，但我确实被珍爱着抚养长大」

「是吗。这是好事」

毫无嫉妒，无比平坦的声音。

「对你来说，她是一位好母亲呢」

「……是的」

看着似乎很难回答但还是给予了肯定的慧，真昼深重地叹了一口气。

「那种类似母性的东西，那个人原来是有的啊」

那声音和刚才不同，仿佛是把对慧的一点点羡慕、对小夜的失望，以及曾经自己的绝望混合在一起，稀释后涂抹在表面上一股，回响着悲凉。

「对不起」

「这不是你该道歉的事吧。你也是被大人们随心所欲的安排所摆布的受害者」

「不，我因为自己擅自的苦衷而伤害了你，这是事实。你可以不原谅我。请不要原谅我。因为，是我夺走了你的幸福」

慧似乎看穿了真昼微微动摇的感情，果断地说出了责任。

本来没有责任的他，却直截了当地对真昼说出伤害了她也是事实的话语，这副模样虽然稚嫩，却很了不起。

「……这么年幼的孩子带着觉悟来探求真相，那个人却认为只要盖住掩饰过去就行了呢」

「虽然被称为年幼的孩子心情有点复杂，但母亲是个一旦决定就十分固执的人。我不认为我能改变她」

「想必是呢」

真昼一副很了解的模样，一定是从小就感受到了小夜的固执吧。无论真昼怎样伸出手，她非但没有握住，反而将手甩开了。

「……可以换我问几个问题吗？」

「只要我可以回答的话」

「我有件事情想要确认。我明白那个人隐瞒了关于我的事。从你的语气来看，你的父亲也知道我的存在，并且是默许的，这样说对吧？」

「虽然我没有准确地问过，但从反应来看，我想父亲也是知情并接

受了这一点的」

虽然早有预料，但再次从慧的口中听到，连作为局外人的周都感到胃里一阵沉重的不快。

真昼大概也没见过的慧的父亲。明知道别人的女儿会不幸，却依然优先考虑了慧。

小夜轻视真昼，反倒还能让人理解一点点。

但是，作为外人，而且自己也是失去妻子带着遗留下来孩子的人，竟然能对别人的孩子做出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的……不，是做出更让人痛苦的事的父母真的存在，这未免也太缺乏人情味了吧。

「说实话，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人实在有问题。那是眼睁睁地看着姐姐遭遇不幸而视而不见哦？很奇怪吧」

「幸好你还能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对于姐姐来说，我觉得我的父母做出的事被当成不是人也无可奈何，就算你当面痛骂他们也能得到原谅」

「这种机会我不需要就是了」

真昼将无论如何都不想扯上关系的立场推到了最前面，慧听了紧紧咬住了嘴唇。

「……也就是说，关于我的事，是两家公认的放置不管对吧。既然已经是生气也没用的事，那就算了，但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个人会因为恋爱之类的情感而行动，所以我认为大概还是有什么利益或目的吧」

「就算有利益或目的，放弃抚养也是鬼畜的行径吧」

「我想对他们来说一定是有那么重要的什么东西吧。不过也许只是单纯不想要我而已」

自己亲口说自己是不需要的，真昼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呢。

周对让真昼说出这种话的真昼和慧的父母感到了难以言喻的不快，同时也像是在温暖真昼冰冷的手一般温柔地抚摸着。

「好啦，慧你就专注于你自己的事情吧。真昼的事情我会负起责任来处理的。虽然我可能不太靠谱就是了」

关于真昼，最坏的情况只要成年了也就不需要父母的同意了，所以只要等到那个时候入籍就行了。

他是个温柔的孩子所以也在顾虑真昼，但年纪这么小如果背负了太多的东西也会被压垮的吧。周希望他首先优先考虑自己的事情。

「还有，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慧，你之后打算怎么办？」

「打算怎么办……是指？」

「我是说，你瞒着母亲来到这里，听了真昼的话反而加深了疑问和疑虑吧。你是打算继续质问母亲，还是打算闭口不言把疑虑藏在心里？」

周明白他来这里的原因是为了向真昼打听内情，但既然现在这个目的没能实现，为了解决疑问，大概只能去问当事人的他的父母了吧。

只是，作为周来说，并不想轻易推荐他再次去询问。

「……说心里话我想再问一次母亲。心里带着已经找姐姐确认过事实的想法去问」

「为了你好我姑且说一句。我不打算阻止你，但要问的话最好仔细考虑清楚再去问」

周明白慧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但他还是没有改变意见的打算，他思

索着该怎么说才能让他明白，同时又不会伤害到他。

「那个，你母亲，只要听真昼的描述，我觉得是个相当严厉的人。从你的视角来看，也是个固执的人。而且慧，你怀疑母亲是出于某种目的才抚养你的，对吧？」

「是的」

「那么如果，仅仅是如果啊，如果没有感情而是出于某种目的抚养你，但在慧你一再的追问下改变了主意，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是为了目的而抚养的话，那并不一定需要爱吧？当你问出隐瞒的事情时，她判断你已经长大了，因此改变态度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啊」

听了慧的叙述，周也想相信事实并非如此，但如果因为被追问，导致小夜和慧的父亲之间立下的约定变得毫无意义，以此为契机，她的态度发生改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周只从真昼和慧的口中听说过小夜，所以无法断言，但至少，可以直接预见的是，如果直接质问，小夜和慧双方对对方的意识都会发生不小的改变。

想要知道真相的心情周也很懂，但他觉得慧没有考虑到寻求真相之后可能会带来的变化这种影响。

「母亲发生改变这件事，你不害怕吗？而且因为这件事，你自己看待父母的眼光也可能发生改变，你不害怕吗？如果要再去问的话，我觉得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过去封存吗？」

「不，我觉得你选哪边都无所谓。……你可能会觉得我很无情，但你们家庭的事，不是我们的问题。比起草率行动，我觉得你还是在深思

熟虑之后再做决断比较好」

慧现在还是初中生，肯定还在父母的庇护之下。刺激父母可能会造成的影响，至少应该在脑海里留个底比较好。

虽然出于担心对慧说到了这个地步，但对周来说慧选哪边他都不会去阻止。慧终究是外人，慧的家庭也仅仅只是慧的家庭。做选择的是慧，周认为他应该做出不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如果这是真昼和小夜的事情，周肯定会有更多的行动，也会努力让事情朝着对真昼有利的方向发展。

虽然说是恋人但也是外人，不过真昼是一个虽然说是外人但周打算让她不再是外人的女性。

如果有什么不便，周会把她从父母身边剥离出来自己照顾。虽然有被她照顾的感觉，但他有和她共同生活的打算。周的父母也允许了这一点。

说到底，周对慧并没有做到那种地步的感情和精力，仅此而已的差别。

即便如此，周也不希望他变得不幸，所以仅仅只是忠告慧要深思熟虑后自己做出选择。

「我——」

就在慧打算说出自己的决断时，慧衣服口袋里传来了一阵轻快但被闷住的响声。那熟悉的声音，在慧慌忙拿出手机后变得更加清晰。

「……是爸爸。不会吧，他那边应该是半夜才对啊……」

看着盯着屏幕呆然嘟囔的慧，周浮现出了一个念头：简直就像是算准了这个时间一样。

说那边是半夜，也就是说他认为父亲不在日本。这也让他再次认同了慧说的父母都不在家的今天这个时候是个好机会。

「我们要回避一下吗？」

「……不，事已至此。能请你们听一下吗？」

「哎？」

「听了你们就能明白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了。在我面前，他真的是个普通的父亲哦。虽然在你们看来可能会觉得他是个残暴不仁的人吧」

露出带着苦涩笑容的慧，在捕捉到周和真昼困惑的视线后，划过了接听通话的按钮。

「……喂，我是慧」

『慧吗。我想着差不多是春假了就联系你了——没搞错吧？』

可能是开了免提模式，连周他们也能听见的音量响了起来。

听到那低沉却温和的声音，周和真昼自然地挺直了背脊，为了不被发现自己的存在而紧紧闭上嘴巴，侧耳倾听。

「没有，已经放春假了哦。所以我不是说去朋友家住一晚嘛。工作是不是太忙了，连这都忘记了」

『说起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因为你不在家我才吓了一跳』

「我也吓了一跳。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大概几个小时前吧。因为临时变更了日程，空出了很多天，所以就先回国了。难得回来，本来打算跟慧度过之后再回去工作的……是吗，去住朋友家了啊』

慧的父亲听起来有些遗憾，至少能让人切实感受到他对慧的爱。如果只顾工作的话，他就不会特意回国，甚至都不会有要一起度过这片休息时间念头的吧。

正如慧所说，他真的深爱着自己的儿子。

『自从你上了初中我就一直担心你能不能交到朋友，现在看来你交到了可以约好去对方家留宿这么亲密的朋友，真是太好了。如果可以的话，也让爸爸直接和对方打个招呼吧……』

「爸爸要是突然过来大家会吓一跳的，别来了。爸爸你知道自己的长相吗？很有威慑力的哦？突然被你这种人登门拜访，朋友的父母和奶奶都会吓到的吧？」

这大概是配合他的朋友的家庭结构为前提在说话吧。

周觉得慧能如此流畅地夹杂着谎言说话，还挺有胆量的，不过如果不这么做，这边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还是很感谢他能如此巧妙地圆场。

『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你别再说了。……朋友的父母在吗，在的话我想打个招呼』

「现在在做饭，我觉得不行。话说要是现在打招呼我会觉得非常不自在的，别了吧，我和朋友的家人也会有顾忌的嘛」

慧大概是觉得要求周他们充当朋友父母不太妙，便面带微笑，同时冒着些许冷汗巧妙地把话题带向了没法打招呼的方向，这让周感到有些钦佩。

『这样啊，那没办法了。好不容易有几天的空闲，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也许是觉得没什么特别可疑的地方，慧的父亲毫不怀疑地带着轻笑接受了。

「就这么办吧。虽然我觉得不用太在意就是了」

『这种事情打招呼是很关键的。慧你也要记住』

「都被你说过多少次了，我知道了」

『那就好』

「只是打电话确认一下？你还真是爱操心啊」

『是啊。在意慧有没有给人添麻烦，作为父亲是理所当然的吧？』

「我才没那么调皮呢——」

『那可说不准。慧你有时候会发挥出莫名的行动力，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吧？』

「……爸爸你对我太失礼了」

现在正是他发挥这种行动力的时候，但在当下也不好指出来，周再次紧紧闭上了嘴唇。

『行，只要没惹出问题就行了。我一直提心吊胆，怕你在朋友家打扰别人弄出什么事来呢』

「太不信任我了。那我差不多该挂了」

『嗯。那么，也请代我向那边的两位问好』

「真是爱操心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你也工作辛苦了。我明天就回去，回见」

就这样，慧在表现得没有让父亲产生任何异样感的情况下挂断了电话，但周却对刚才的对话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是我的错觉吗，这个人刚才是不是认知到我们的存在了)

慧曾传达过朋友家有父母和祖母三位监护人在场的意思，但慧的父亲口中说的却是『两位』。特意使用两位这个词的事实，让人无论如何都觉得不对劲。

今天慧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只有这天可以自由行动，反过来说，这天会有所行动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难道说)

实在是想太多了吧，周把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从脑海中甩掉，抬头看向打完电话后似乎是因为紧张消散而把身体靠在沙发上的慧。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我想比两位想象的要更普通一些哦」

「与其说是普通，不如说我觉得是一位很为儿子着想的父亲呢」

「我认为他是一位连亡母的份一起好好疼爱我的父亲。真的很忙，但也真的很珍惜我。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不在家，但休息日都会像这样回家看我学习，或者带我出去玩。我认为他是一位好父亲」

慧打从心底里敬慕父亲，从现在的声音和表情就能看出来。周如果没有任何信息，光听刚才的电话，肯定也会毫无保留地称赞他是一位好父亲吧。

「正因如此，我也无法相信他竟然会对姐姐的待遇视而不见」

这句补充的话语，瞬间将人拉回了现实。

无论对儿子有多么温柔、多么理想的父母，对真昼来说，也不过是间接伤害自己的人而已。人有多个侧面，看到的侧面不同印象就会改

变，这是常有的话题。

第一次知道父亲另一面的慧感到困惑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驱使他行动的原因吧。

目前看来，慧对父亲的感情更多是困惑和失望，还没到轻蔑和厌恶的程度，但这样回去之后，日后再次质问小夜的时候，事情会如何发展呢。

「……我说啊，慧君」

这时，周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在」

「这下，慧你是不是回不了家了？听那气氛，你爸爸好像在家里啊」

「啊」

「……啊——」

在刚才的电话里，慧的父亲是因为暂时回国发现慧不在家这个理由才联系他的。

也就是说，他在家里。

慧之所以撒谎说是去朋友家留宿，是为了让不在家显得不自然，但实际上他原本打算谈完话就回家的吧。因为周一指出来，他脸上瞬间浮现出「糟了」的焦急神情，所以这个猜测应该没错。

足足沉默了五秒钟的慧嘟囔着「计划被打乱了一，并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叹息，垂头丧气地耷拉下了肩膀。

「……对不起，我太大意了。虽然事前确认过两人都不在家，但我没想到工作提前结束他就回来了……」

「听起来像是计划有变，这也是慧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啊。……只要那个计划的变动不是因为你这次拜访造成的就好」

「你说了什么吗？」

「没，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而已」

周甚至在想，说不定对方是故意放任慧行动，然后在适当的时机打了个探听情况的电话，但特意把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当成他不安的材料也不好，所以周只是把它作为众多推测之一咽进了肚子里。

「露宿街头就不谈了，未成年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订酒店之类的也不行。网吧未成年人也不能进。如果没有那通电话，回去还能用朋友有事之类的借口蒙混过去呢」

「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怎么办啊」

「要是这样的话，哎，看来只能在我家住一晚了」

吃完晚饭一边聊天，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半，外面理所当然已经是一片漆黑。就算外面有可以住的地方，也不是小孩子能随便走动的环境，很有可能会遇到可疑人员或是被警察抓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他赶出去，良心上实在过不去，看来只能放弃，让他在这里住一晚了。

「……可以吗？」

「这样做对我的心理健康也比较好？要是就这样让你回去，出了什么事我也会难受。虽然没法怎么好好招待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从头到尾都给您添麻烦了……」

「真昼没问题吗？」

「没问题是指？」

「哎，当着本人的面这么说也不太好，不过我自认为我的家对真昼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归宿」

虽然现在她对慧的抗拒感已经不像刚见面时那么强了，但也不可能对慧毫无芥蒂。

对真昼来说，周的家就像是她自己的家一样，是归宿之一。把外人带进那里，她会不会觉得有些不快呢？这就是周的担忧。不过这似乎是杞人忧天了，真昼让亚麻色的头发微微飘动，轻轻摇了摇头。

「如果屋主允许的话我觉得没问题哦。说到底，把在这个时间没法回家的孩子赶出去，反而会让我的心更痛的」

真昼断然表示，反倒是什么办法都不想就这样让他回去更让人讨厌。周向真昼点了点头，再次看向慧，只见慧露出了一丝松了一口气的表情，恭敬地低下头说道「虽然很抱歉，但就拜托您收留我一晚了」。

### 313 不期而遇的邂逅

也许是经过谈话后精神上感到疲惫，真昼比平时更早回了自己家，这个家里只剩下周和慧两人。

虽说如此，周和慧既没有共同点，又是今天刚认识，几乎算是陌生人，加上还有年龄差，所以并没有什么能分享的愉快话题，只是互相谦让着洗澡、刷牙等洗漱准备。

关于睡觉的地方，慧坚决拒绝睡床，而周则说睡沙发对小孩子的身体太残酷，最后双方妥协，在周的床边铺上客用被褥，弄得就像树来借宿时一样的状态。

两个并不亲近、说白了就是毫无关系、几乎算是陌生人的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有一种奇妙的紧张感，老实说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慧似乎也一样，他带着僵硬的笑容，郑重地道谢道「今天多谢你了。如果哥哥不嫌弃，请让我日后报答这份恩情」，然后背对这边钻进了被窝。

本以为是因为尴尬，但过了一会儿，听到了非常微弱的呜咽声，周这才恍然大悟，他原来是在心里整理关于自己家人的事情。

自己的父母对真昼做过的事，结合自己的常识去对照，他会有什么感受呢？自己今后该如何与家人相处呢？要思考的事情有很多，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不安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没有向周吐露这些，是因为周终究是个外人，而且他从本质上明白周是站在真昼那一边的。同时他也理解，这不是周能解决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必须由他自己去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慧的父母对两个孩子都做出了残酷的事，周作为一个外人也不禁感到愤怒，但这并不是周能插嘴的问题，慧内心的整理只能由慧自己来完成。而且家庭之间的问题，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商量解决。

现在周能做的，就只有静静地、不被他察觉地守望着他的内心纠葛。

听着那极其微弱的呜咽声，周轻轻咬紧嘴唇，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看到起床后的慧，周觉得他的眼角似乎隐隐发红，但周对此什么也没提，只是把毛巾递给他，催促他去洗脸。

也许在周睡着之后他还在一直烦恼，但既然慧不开口，那就是慧自己决定的事，是他不想说出口的事。周打算尊重他的意愿，所以什么也没对他说。

「这次真的非常感谢。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吃过早饭，到了人们开始活动的安全时间后才送他出门。在入口处，看着恭敬地低头致谢的慧，周和真昼都露出了微微的苦笑。

「住宿的事你不用在意。我还没冷酷到会在那种时候硬把你赶回去」

「这也算一方面，还有就是你应对了我这次突然的拜访。……给姐

姐也添麻烦了」

「事到如今还说这些干什么。……我先声明，我比你想象的要冷静得多，所以请不要在意」

「……对不起」

「你向我道歉我也很为难。你对自己的行动没有后悔，对吧？」

「……是的」

「那我觉得这就够了。我的痛苦是我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也要面对你自己的问题，请优先处理那边吧」

这应该不是逞强，而是真昼经过一晚上的冷静整理后得出的真心话吧。仿佛在说「因为我有周在」，旁边的真昼用自己的手指轻轻碰了碰周的手指。周轻轻一笑，作为回应，也轻轻与她指尖相扣。

「慧君，回家之后才是真正的考验呢」

「是的。……在那之前，我得赶在被母亲发现之前赶紧回去。虽然我已经联络过了」

虽说姑且联络过说是要在朋友家过夜，但如果待得太久，也不能保证小夜那边不会联系对方的母亲。

现在是上午 11 点前。

因为给慧的衣服洗了又烘干，所以弄到了这个时间，但这难免会给人一种不像过夜，倒像赖着不走的印象。虽然还在勉强过关的范畴内，但如果再继续待下去，就有可能成为不在家被怀疑的因素。

「再次感谢你们昨天的照顾。答谢的事……」

「小孩子不用在意这些事。在把心思花在那上面之前，现在不是应该专注于你自己的事情上吗？」

「……你说得对。谢谢你」

还没解决问题的毕竟是慧这边。他带着有些苦涩的笑容鞠了一躬，说了句「那么我先告辞了」，然后转过身去，这时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周正疑惑他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却注意到一辆车驶入了公寓的环岛，心想这应该是他想要避让车辆，想着想着，发现慧的样子有些不对劲。

慧回过头来，满脸写着惊愕。  
旁边的真昼，触碰着的手指瞬间僵硬了。

那辆飒爽驶入的车在慧面前停下，车门滑开。  
从后座上，走下了一位曾经见过的、留着柔顺茶色头发、表情充满生气的女性，她堂堂正正地走了下来。

「妈妈，为什么」

「我觉得情况不对劲，所以就多留心了一下。因为 GPS 显示你在奇怪的地方，我一瞬间还担心你是不是被绑架了呢」

「唉」小夜明显地叹了口气，她所说的话虽然是监视的那一套，但在义务教育期间，父母掌握孩子大致的去向也不能说是错的。只是这一次，这偏偏朝着对慧非常不利的方向发展了而已。

不用深思也能明白，慧应该是家境相当不错的少爷。为了防止被卷入奇怪的纠纷或事件，从预防的角度来看，事先设想要获取位置信息也是理所应当的。

本人之所以对此不知情，与其说是单纯地忘记了，倒不如说是极有可能根本不知道 GPS 的存在，加上父母在不需要的时候也不会插嘴，所以他才不知道。

「这地方还怪眼熟的。你就那么在意吗」

「……对不起，我瞒着你跑出来了」

「甚至不惜撒谎也要出来吗。真是的……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该告诉你才对，毕竟你也不小了」

「真是让人头疼的孩子呢」小夜虽然苦笑着，但眼神中却没有任何厌恶的色彩，倒不如说流露出的是对自己的一种无奈。

那柔和的表情，和曾经展现给真昼的完全不同。无论从哪里看，都充满了无尽的慈爱，那是作为一位母亲的表情。

在旁边，传来微弱的握紧拳头的声音。

「不用听我也知道，慧想从那两个孩子那里问出些什么。也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在掌握位置信息的那一刻，她大概就理解原因了吧。

「关于你的疑问，我不在现在回答」

并且她连慧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都理解了，抢先制止了慧想说的话。

慧原本打算回家后向小夜询问真相，同时也害怕彼此的关系会发生改变，但这全都是建立在小夜会回答的前提下的。如果小夜不回答，那么慧的决心和烦闷，就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怎么会」

「我没说一直不回答。只是不该在现在这里说吧？」

直到这时，她的视线才第一次明确地投向了这边。准确地说，是投向了真昼。

看到那双与真昼不同、带着冷酷印象的眼睛径直望向真昼，周不由自主地挡在真昼面前，替她承受了那毫无温度的视线。

对方的眼睛眯得更细了，大概是因为周露出了严峻的表情吧。

「你的疑问，等回去冷静下来之后我再回答你。这样可以吗？」

「……嗯」

慧的目的是得知真相。既然得到了保证，他也没有理由反抗。

看到慧乖乖点头，小夜满意地眯起眼睛，轻轻叹了口气。

「很好。你先回去吧」

「哎，可是」

「我要向照顾了你一天的这两个人道谢之后再回去。好吗？」

「可是，那个」

慧担忧地抬头看向这边，特别是看向真昼。看到真昼那与昨天无法相比的、脸色苍白的模样，他也明白如果就这样让小夜和她说话会很不妙吧。

看到慧在担心真昼，小夜似乎觉得有些意外，守望着这边，但紧接着她又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强烈得说是叹息也不为过。

「至少我不会对他们俩做什么。毕竟他们是慧的恩人。对吧？」

「……我可以相信你吧」

「我对你撒过谎吗？」

「从我懂事起，你不就在撒一个大谎吗」

「哎呀。……呵呵呵。是呢。你是对的，我是个大骗子。那就约定好吧。我不会加害这两个人。回去之后我会尽可能回答慧的问题。这样可以吗？……我没有打破过约定吧？」

「……嗯」

对于慧略带反抗的话语，小夜没有丝毫不悦，反而觉得很有趣、很高兴地笑着一带而过，这副模样任谁看了都觉得很有母亲的风范。

也许这类似于一种试探行为，但看到对方轻易地接受了，而且那大概也是他所熟知的平时母亲的模样，慧似乎安心了，他克制地点点头，小跑着来到小夜身边。

看到这一幕，真昼轻轻抓住了周衣服的袖子，显得很拘谨、无助地靠了过来。从上面俯视低着头的真昼，无法完全捕捉到她的表情，但可以想象，那至少是被归类在喜怒哀乐的哀之中的表情。

「那么，待会儿见。放心吧，不会变成你想象中的那种情况的」

小夜让慧坐进自己来时乘坐的那辆车，对司机简短地指示道「送他回家」。

透过后座的车窗，依然能看到慧担忧的脸，于是周为了让他安心而微笑着，表示真昼的事情就交给他。慧似乎理解到了周的意思，微微点了一下头。

车子很快从公寓的环岛消失了，在连车影都看不见的时候，小夜再

次转向了这边。

这样面对面，再次感受到的是一种压迫感。

那种带刺的压迫感强烈到让真昼畏缩得发不出声，随着小夜深深地叹了口气，才多少有所缓和。

「真没想到，他竟然会跑到你这里来」

对真昼说出的话，比想象中还要平淡。

「那个孩子也真是让人头疼。从玲那里听说的时候我还以为怎么可能呢。这种行动力大概是随了玲吧」

从她的语气来看，玲应该就是慧的父亲。果然，那时玲可能已经隐约察觉到了。如果是通过 GPS 掌握了慧的位置，那他察觉到也不奇怪，在这个基础上，他先前可能是看穿了通话对象是周这边，所以才用了那种说法。

「算了。首先要道谢。感谢你们照顾那孩子。突然跑过来，给你们添麻烦了吧」

她带着似乎对这边既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意的态度，轻轻低下了头，但周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只是，要是露出那种明显像是在炸毛一样的态度也很失礼，所以他始终在脸上贴着对外的笑容，缓缓摇了摇头。

「哪里谈得上麻烦。这终究是我们决定接受的事。所以，请不要在意」

「哎呀是吗。你还真是个认真的乖宝宝呢，虽然也想象过」

「……我就权当是称赞收下了」

「随你怎么想」

从想象过这句话就能听出，她确实仔细看过了报告书，大概连周的个人情况也都做过大致的调查吧。

对此周心里隐隐有些不快，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那么，你呢？」

迟了一拍才被问到的真昼，明显地晃动了一下身体。

真昼说过已经不再把她当母亲看待了，但也许是唤醒了曾经的记忆，面对与小夜的对峙，她明显感到了强烈的抗拒感。只是，她并没有逃跑或者哭出来，更像是感到一种近乎恐惧的情绪。

被把话题抛过来，真昼明白不能一直保持沉默，她从周的影子里走出来，动作僵硬地低下了头。

「……好久不见，母亲。您看起来精神很好，那就再好不过」

「嗯，我很好。你看起来倒是一点都不好。嘛，这也是我和慧造成的，责怪你也不太好。不过那边的男朋友小哥，最好再把感情隐藏一下哦」

「……失礼了」

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周的怪罪之意都写在了脸上，面对小夜那毫无掩饰的无奈的忠告，周再次紧紧闭上了嘴唇。

或许该说是幸好吧，小夜并没有特别生气的样子。或者说，她并没

有把周他们当成对等的存在看待，这样说才更准确。她的眼神中带着一种「小孩子在搞什么名堂」的温度感。

从真昼的话中，周对她抱有相当难相处的印象，但实际交谈下来，虽然她的表情本身和遣词造句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但态度本身并不是那么尖锐。要说这几分钟感想，甚至可以说她是宽容的。

「一副好像有什么话想说的表情呢。有想说的话就说说看如何？」

虽然不想对慧那样承诺一定会回答，而且能感觉到根据内容和心情，周在意的事情可能一件都不会被揭露，但即便如此，她依然表现出了可以倾听的态度，这让周感到惊讶。

看起来并不像是在敌对，但也绝非抱有好意。面对态度平淡地给予许可的小夜，周虽然有些犹豫，但想到慧所追求的事，他还是开口了。

「我想向您请教一些事情。慧跟我说了许多，关于那些事」

「哎呀，真是贪心呢。你这个外人竟然要求我把连慧都还没告诉过的事情告诉你？要提出要求的话，也应该是那个孩子来提吧？那样我还更能接受一点」

「……我——」

「你想听吗？如果你想听，我可以告诉你，但对你来说，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哦？」

小夜的说辞非常有道理，作为外人的周单方面抛出问题，她也没有义务回答。但是，如果是由作为亲生女儿、也是放弃抚养的受害者的真昼来问，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她有知情的权利。而且，小夜也有诉说的意愿。

问题在于，身为当事人的真昼。

虽然想知道，但不想从小夜那里听到，不想待在她身边——这样的感情传递了过来，那份感情也表现在了行动上，她向后退了一步。

这大概是无意识的举动吧。但是，看着真昼那眼眸动摇、脸上失去血色的模样，如果继续让她面对小夜会很糟糕。更别提听小夜说话了。

「真昼。你想听吗？」

「我……」

「抱歉，我换个说法。想知道，但不用亲自听，这样可以吗？」

如果她希望，如果被允许的话，周打算成为真昼的耳目，代替真昼带回必要的信息。

似乎理解了周的意图，真昼带着毫无血色的脸，轻轻点了点头。这表示她同意了。

挺直腰背，再次将视线转向小夜，只见小夜正仔细地打量着这边，似乎觉得有些有趣。

「如果允许的话，我来代替真昼听。如果不行，那我就选择不听。您意下如何？」

如果小夜不说，那也就到此为止了。

无论真昼是在怎样的生长环境下活过来的，周都完整地爱着她，这并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他们一直是在了解真昼遭受过放弃抚养这个事实的情况下共度的，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问题。

也就是说，除了心理上的原因，并没有必要知道真昼被放弃抚养的

理由，

接受了事实，周他们就会继续生活下去。至少，无论知不知道，没有被父母爱过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而作为补偿，周会去爱真昼、珍惜真昼。真昼也接受了这样就好。

小夜会怎么接受这个提议呢——周毫不懈怠地保持着警戒，注视着她点燃了强烈意志的表情，结果小夜却很干脆地，显得轻松而大度地点了点头「也行吧」。

周没想到她会这么轻易地接受，不禁有些泄气，但小夜并不在意，而是将无比锋利的视线刺向真昼。

「你觉得，这样就好了，对吧？」

「……！」

「你真的，要全权委托给他吗？」

明明只是确认，但那语气中却包含了让真昼呼吸变得急促的压迫感，周不由自主地再次挡在真昼面前，遮挡住那视线。

「请别这样了。您看不见她的状况吗？」

「我看见了哦。看得很清楚呢。一软弱就闭门不出，简直和她父亲一模一样」

小夜向真昼抛出听起来只能算是讥讽的话语，但那声音和表情中却并没有恶意。对于这种矛盾的言行，周皱起了眉头，他把脸色苍白的真昼护在身后，保持着毅然的态度，将整个身体和脸笔直地转向小夜。

「到底是哪位把真昼变成这样的呢。能请您别施加不必要的压力了

吗？」

「不要那么呲牙咧嘴的。如你所愿，我会陪你喝个茶的。这样你没意见了吧？」

意见当然是有的，但如果周和小夜一起离开这里，真昼就能从重压中解放出来。如果继续争论下去，交谈本身可能就会泡汤，与其错失好不容易抓到的良机，还是优先让真昼去避难比较好。

「之前听说那个笨蛋也和这个孩子一起喝过茶，还真是对自己宽容呢。一直移开视线又有什么用呢」

「您不也一样在移开视线吗？」

「哎呀。……呵呵，也许是这样呢？」

明明对她说了明显会让她感到不悦的话，小夜却愉快地笑着，说出模棱两可的话来观察这边的反应。

周评价她的视线像是在估价，但要说的话，这看起来似乎带有一种更加积极的意味。当然，这只是从周的视角来看。

「好吧，看在他的份上，我不会对你多说什么。你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吧」

「您……」

她退让得比想象中要快，从她的态度来看，看不出对真昼有什么执着。她似乎真的没有要攻击真昼的意思，不知是好是坏，她的兴趣反而转移到了周的身上。

「太过溺爱也是个问题哦。我懂你喜欢这孩子，但溺爱还是要在你能照顾得过来的范围内才行」

「我会带着觉悟和责任陪在她身边的」

「哦」

这简短冷淡的一句话，清晰地反映出她对周怎么对待真昼毫不在意的感情。

「真昼，你先去我家等着。没事的，好吗？」

明确表示自己不在小夜的兴趣范围内，真昼虽然脸色依旧很差，但总比被迫面对要好得多。

希望能让她先在家里恢复平静，周为了让她安下心来，尽可能用温柔的微笑握住她的手，真昼轻微的颤抖慢慢地平息了下来。

面对等同于心理阴影般的存在并一直忍耐着，这说明真昼的精神已经能够保持相当的平衡了。只是，还没痊愈到可以面对面表达意见的程度而已。

「那我就把他借走咯。可以吧？」

「……好」

看到真昼轻轻点头，小夜露出了一丝类似淡淡的失落的色彩，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呢。

周知道就算问了也不会有回答，所以只用微弱的声音说了句「失陪了」，然后目送着转过身去的真昼消失在公寓内。

在真昼转过身的时候，小夜就立刻打电话安排了车，不到五分钟，另一辆车就停在了环岛。

「上来吧。我不会带你去什么奇怪的地方的」

「这点我倒是不担心。……您打算去哪里？」

「我们集团旗下的一家料亭。在附近，能自由使用还能清场的地方，我只能想到这里了」

虽然早有预料，但小夜似乎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周平时根本不会去的地方，她却能毫不费力地安排好，并且若无其事地对周说出来。

真昼曾说过唯独金钱方面不用发愁，所以周预想到她有着能够随便打发女儿也绰绰有余的收入，但她似乎是一位比想象中更有地位的女性。

「如果不愿意，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谈也可以，但你要是大声嚷嚷会引人注目的吧？」

「您是打算说一些会让我大声嚷嚷的事情吗」

「一扯到那孩子的事，你似乎就无法保持冷静呢。至少，你刚才像狗一样咬过来是事实吧？」

被这么一说，周无法反驳，但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小夜和朝阳的所作所为，要求他消除愤怒也是强人所难。

似乎看穿了周的这种情绪，小夜丰润的嘴唇勾起了一抹妖异的弧线。

「毫不掩饰敌意可不是聪明的做法哦。就算是咬人，也最好选对时间和场合」

「……失礼了」

「算了，我也没心胸狭窄到要去计较一个小孩子的无礼，就当没看见吧」

说完，小夜毫不在意周的反应便坐进了车里，周虽然瞬间皱起了眉头，但也咽下了这口气，以免把感情表露得太多让对方如愿以偿，随后跟着她上了车。

## 314 获知的理由

「请用吧。放心，我不会向你收费的。我还不至于愚蠢到对配合我这边的情况空手而来的人做那种事」

周被带到了这家怎么看都觉得很高雅的料亭最深处的包间里。刚一落座，饭菜不知为何就端了上来。

到达时看了一眼口袋里的手机，倒的确已经过了正午，吃午饭也很合适，但完全没有想到会以这种形式和小夜共进午餐。

「就当是报答你给慧提供一宿一饭的恩情吧。反正谈话肯定会很长，而且我和你谈完之后还有工作呢」

既然有能轻而易举地安排这种地方并且毫不吝啬请客的地位，当然会很忙。特意抽出时间来接慧，单凭这一点，周就觉得她对慧的感情比自己想象的要深得多。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非常感谢。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在这里硬要拒绝反而显得失礼，所以周决定真心实意满怀感激地接受小夜的厚意，动起了摆在面前的饭菜。

小夜以优美的举止熟练地用餐，这种时候周会将她的身影和真昼重叠在一起，或许是母女的关系吧。虽然这绝对不能对真昼本人说，但在一些诸如举止动作之类的不经意间，两人确实有相似之处。

「你盯着我看什么呢」

似乎注意到了周的视线，用怀纸轻轻擦拭嘴角的她抛来了一句话。听起来并不像是在责备，倒不如说疑问的成分更重。

「是我失礼了，抱歉」

「反正你也是在想我和那孩子长得很像之类的事情吧？」

这个人好可怕。周纯粹地感到了一丝恐惧，但如果把这句话出口就太没礼貌了，于是他拼命咽了下去，用近乎呻吟的声音，并尽量礼貌且积极地将其转换成「您很了解嘛」作为回应。

小夜似乎并没有不高兴，她将视线轻巧地转向周，说出了「因为你看起来满脑子都是那孩子的事嘛」这一周无法完全否认的事实。

「肚子差不多也填饱了吧，我们进入正题。无论你问什么我都不会生气，但我不保证一定会回答。如果这样可以，那就接受你的提问吧」

在周和小夜差不多吃完饭的时候，小夜抛出了周原本的目的——也就是消除疑问的契机。周重新端正了姿势，正面与她相对。

一开始周还在犹豫要问什么样的问题，但首先，也是昨天事件的起因，更是导致曾经的真昼陷入那种境地的理由，问这个大概是最稳妥的。

「……去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而怠慢亲生的女儿，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要把作为父母的一切都奉献给慧，却不给真昼一丝情分。这也是慧一直抱有的疑问，那个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呵呵」

「有什么好笑的吗」

「不？只是觉得你果然很诚实，是那孩子会喜欢的。因为你问得太直接了」

「如果我在这里拐弯抹角地问，您估计会转移话题吧？」

「我是打算拿出诚意来应对的哦？」

「关键是没说一定会回答吧」

「是啊，看来你有在好好听我说话」

小夜微笑着的表情，这一点和真昼并不像。

小夜似乎对周的反应很满意，对周某种程度上缺乏恭敬的话语毫不在意，她按下代替呼叫铃的桌上按钮，叫来服务员，指示她们收拾吃完的餐具。

在这期间，她向服务员叮嘱要清场，并递上了小费，看来是打算进入正题了。

餐具收拾完毕，备好了茶水，再次剩下两人独处时，小夜像是要思考一般，将视线微微上扬，稍作沉吟，然后重新面向周。

「说来话长，该从哪里说起呢。姑且，就从回答你的问题开始吧。我先说结论，这是优先级的课题。在我心里有比那孩子更优先考虑的理由，就是这么回事」

「……您是说，亲生女儿的优先级很低吗？」

「嗯。在我了解一般常识的前提下，就是这么回事」

被如此干脆地肯定，周的脑海里瞬间一阵发热，但他还不至于失去理性任由这股热血冲头，只是将烦躁和不快感渐渐沉淀在胸口。

从她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她并不是没有常识，也不是感情用事，只是因为有这样做的必要，所以才这么做了。这会真昼带来多大的伤害，作为伤害本人的她即使理解，却依然选择了慧。

「我签了协议。和慧的父亲——玲」

「协、议」

「没错。履行作为慧的母亲的责任，这样的协议」

「这是说，慧君的父亲也是在理解了会轻视真昼的前提下，向您提出的吗？」

「我想他是理解最终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哦。在理解的基础上，那个人向我提出了协议，我也答应了」

「为什么……！」

「因为这能给我带来利益，所以我答应了，很简单吧？」

这种仿佛完全不把一个人的存在当回事的轻率口吻，再次让周胸口深处翻滚起沸腾的情绪，但如果在这里大声嚷嚷，这次对谈可能就会就此结束。

而且，小夜的话语中并没有那种令人作呕的不快感。那确实是非常干脆的说法，这也让周稍微冷静了一些。

「您如此追求的利益到底是什么。至少，那是有着哪怕扰乱一个孩子的人生也要去追求的利益吧」

「是啊。我不知道你听说了多少，但那个人和我是作为父母的棋子而结成的婚姻」

「这我知道」

因为小夜和朝阳并不是因为相爱而结婚的，所以自己是不被期望出生的孩子——真昼曾这样描述自己，她长大的环境也让她不得不这么说。

「哼，看来那孩子相当信任你呢。那她父母的父母的事情呢？」

「哎？」

「对那孩子来说就是祖父母的事情。听说过吗？」

「……没有」

「想必也是。因为和那孩子，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牵扯」

从真昼的口中，几乎没有听过关于祖父母的事。

那是因为真昼本人似乎也 and 祖父母几乎没有缘分，甚至说过连见都没见过。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父母不抚养孩子的话，难道祖父母不该接过去吗？父母一方制造了不和的原因，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

「……这个，我确实想过。一般来说，如果父母不照顾孩子，这个角色应该轮到祖父母来承担」

通常，如果父母放弃抚养，应该会联系亲戚，但真昼说过，祖父母连影子都没有。一般来说，如果女儿生了孩子，祖父母也会关心孙女的情况吧。

对于周说出口的疑问，小夜静静地吐出了一口气。

「是啊。没变成那样的理由很简单。是因为我们没让他们参与进来」

「为什么……」

「因为觉得可怜啊」

「哎？」

「看着无聊的过去再次上演，是很让人火大的呢，令人作呕」

不同于刚才，这次的话语中带上了感情，且非常强烈。

去年春天看到她时，她对真昼说着严厉的话，周还有些不礼貌地觉得她是个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的人，但实际见面后才发现，她是一个相当冷静、宽容，甚至游刃有余的人。

从这样的人口中，突然蹦出了带着强烈厌恶感的话语，周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小夜的脸，即使感受到了周的视线，她也毫不掩饰那轻蔑的表情。

「我啊，恨透了自己的父母」

话题突然转变，周的脑海一瞬间有些混乱，但他明白这是在说小夜的父母，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祖父母的事。

小夜对自己的父母没有好感的理由，在周的想象范围内，顶多只能想到是因为被强迫政治联姻之类的，但从小夜的表情来看，这并不是仅凭这一点就能解释的，甚至表面隐隐渗出了憎恶与厌恶感。

「理由也很老套。把别人的人生当作消耗品来对待，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思想与能力不符的老不死的，我最讨厌这种人了。一想到他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想吐。被时代抛弃的工业废料，那就是我对父母的看法」

接连不断蹦出的话语，无论怎么解释，都沾满了负面的感情。

「你，被父母深深爱着吧？看一眼就知道了」

「……我不否认」

「我也不否认这个世界上有正直、美好的人存在，但这个世界上，有着比你想象中多得多的，甚至连伪善者的面具都懒得戴的丑恶的人」

「您是想说您的父母就是那样的人吗」

「没错。那些家伙，除了自己以外……无论是孩子还是孙子，都只认为是自己可以利用的棋子，简直是脑子里长了蛆一样的连腐烂的人类都不如的生物。不过对于被小心翼翼养大的你来说，大概是无法理解这种感觉的吧」

周，是被父母珍爱着长大的。

虽然因为害羞偶尔会有一些反抗，但打心底里从未讨厌过、疏远过父母，周也尊敬着父母，带着作为家人的爱意活到了现在。至少从周围听到的情况来看，自己大概是在一个相当正直、理想的普通家庭中长大的。

所以，周无法想象小夜成长的环境究竟是怎样的。

「那种，不该成为父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不少的。从那种父母那里生下来的孩子很悲惨哦，因为一切都会被当作资源来对待」

「资源是指」

「就是资源。可以被使用、可以被消耗的消耗品。我没打算博取同情，但我就是从那种父母那里生下来被使用的人，甚至后悔过自己被生下来。你有被强迫牺牲自己去奉献过吗？没有吧」

「……没有」

「想必也是。这是好事。如果这种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泛滥，那就太让人头疼了」

这并不是在迁怒，也不是在讽刺，小夜以一种纯粹觉得那样比较好的表情看着周，轻轻按住自己大臂附近揉搓着。

「我啊，恨自己的血。构成这具身体的细胞，这具身体里流淌的鲜血。一想到这些原本是从那些家伙那里挤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甚至无数次想过自杀」小夜嫌弃地抛下这句话，表情依然严峻。

「当然，我也活了这么多年，对自己本身已经妥协了……但怎么去爱流着自己血的孩子呢。因为那个笨蛋的愚蠢行为，在我不情愿的情况下怀上了孩子，我怎么可能拥有母性。连对自己都会产生厌恶感的时候，为什么我能去爱，而且还是那个人的孩子呢」

「所以您才对真昼」

「我并没有爱过她哦。虽然觉得她可怜。生在这样的父母家里真是气数已尽了呢。不过我还是安排好了让她能好好活下去的一切」

如果厌恶感太强，搞不好甚至会伪装成事故……周也曾想象过这种事，但对小夜来说，或许还没到需要做到那种地步的程度，又或者是对亲自动手没有兴趣，真昼就这样平安地长大了。

坚守住了绝对不能跨越的底线的小夜，仿佛要吐出积压在内心的东西一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特别讨厌那个异端，也讨厌那个笨蛋」

「那个笨蛋……是指朝阳叔叔没错吧」

「嗯。……那个人，连反抗的气魄都没有，只会老老实实地服从，

甚至没有自我，是个懦夫。选择忍耐，想着只要等时间过去就会自然消亡的没骨气的懦夫。也不想快要自然消亡的到底是谁。真是愚蠢」

看来小夜对朝阳怀有一种与对父母的厌恶不同的厌恶，她用大拇指和食指触摸着皱起的眉间像是在放松，低着头的同时一瞬间用手掌遮住了脸。

当她再次抬起头时，已经恢复了最初那游刃有余的表情。

「我没有道理陪他一起耗下去。别说那些悠哉的话了，排除掉他还比较快呢」

「排除，难道说」

「请别误会。是合法的哦。我并没有对他的身体造成过什么伤害」

「请虽然很想伤害就是了」小夜补充了一句危险的话，同时浮现出即使是旁观者也会感到背脊发凉的美丽微笑。

「我排除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祸害的那些家伙。嘛，与其说是排除，不如说几乎是他们自作自受。不过，为他们铺好通往地狱的路的人毫无疑问是我呢。……对你来说，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为什么对我来说是好事？」

「如果我没有采取行动，那孩子就会被那些腐烂的老头老太婆当成可以利用的存在了。你甚至应该感谢我才对」

啊。

周没能忍住发出声音，但小夜并没有责怪他。

刚才的话因为是过去的事，周完全没有想象过，但正如小夜所说，

如果不是她的行动，「真昼被利用的另一种情况」或许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于小夜提出的这种过于可怕且近在咫尺的可能性，周感到不寒而栗，小夜则像是在调侃一般投来了一句「你满脑子都是那孩子的事呢，真好懂」。

「无论那孩子的价值，还是对我来说的价值，我都觉得被认为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才是更好的情况。如果被认为有利用价值也会很麻烦的，被当成人质就糟糕透顶了。如果只是放任不管，感觉又会被人随便夺走」

「……我觉得有别的说法吧」

「对你来说的价值，和对我来说的价值并不是相等的。……对你来说，这不是一件可以安心的事吗？你最喜欢的孩子已经可以走上自由的人生了。至少不会走上被谁消费的人生。我，也不会去消费那孩子」

「……不消费」

「那就换个说法，不拿父母的权限去支配、去利用那孩子。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给她强加过任何东西」

看着满脸无奈耸着肩膀的小夜，确实，真昼并没有被任何人要求，而是自己主动想要成为父母心目中理想的孩子。哪怕小夜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想要做一个好孩子，是真昼的意志。

「看你好像挺不高兴的，觉得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有多努力一样」

小夜似乎连周之后在想什么都看穿了，她伴随着低语向周露出了微

笑。

「真好懂呢。看你这副表情，我想你也明白这是那孩子自己选择的路」

仿佛一切都被看穿了，周夹杂着惊讶、愤怒和钦佩而保持沉默，小夜依旧是愉悦地笑着你，安静地喝了一口已经完全冷掉的茶。

「有用的东西我会用，但我也是会挑的哦。如果做出那种把别人的人生本身都消耗殆尽的举动，我知道是会遭到报应的。因为那些家伙就被他们亲手培养、万分疼爱的部下们背叛，绝望得失去了活下去的力气」

小夜若无其事地谈论着明显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从中，周依然能隐约感受到她对他们的憎恶。

「毕竟他们结下的怨恨多如牛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呢。我和他们都在磨牙霍霍，他们竟然没注意到，真的是老糊涂了吧，呵呵。老了之后理解能力和记忆力都变差了，真是辛苦呢」

「……您的父母，现在」

「正在品尝因果报应之中吧。他们注定要在收容设施里，一边看着一个接一个人掉进地狱，一边在恐惧中悲惨地腐朽。我既然在特等席上欣赏了他们如此难看地没落的样子，自然非常清楚利用别人的人生有多么危险」

恐周大概明白了，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真昼绝对不会和祖父母见面。

「所以，我只利用我自己。因为是我的人生，我怎么用是我的自由吧？无论结果发生什么，责任由我自己承担。我就是带着这份觉悟，活在当下的」

「……您确实很了不起，但您对真昼所做的事，不就等同于毁了她的人生吗？」

「是啊。所以如果那孩子来复仇，我也觉得无所谓，那也是因果报应。我不说会乖乖接受，但做什么是那孩子的自由」

小夜觉得如果真昼想要报复，她会尊重真昼的选择，但真昼恐怕并不期望复仇。单纯地，不想扯上关系的心情应该会更强烈，而且周也不认为不想惹是生非的真昼会特意去报复。

小夜似乎也认定以真昼的性格不会这么做，她像是开玩笑般调侃道「如果她有甩我一巴掌的气魄，我还能在她身上多看出一点可爱之处呢」，随后将视线滑向了周。

「说回在刚才的问题里，你觉得最不可理解、最不愉快的协议吧」

「……是指你们两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吧。我实在难以理解」

「我也没指望你能理解。内容很简单，我来充当慧的好母亲，并给予他适当的教育，而他则要协助我让那些家伙失势。并且要确保以后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孩子，他们都无法再出手。因为他也是那些人渣的受害者」

「受害者是指」

「那些家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可以随便剪贴的东西。因为那些家伙，不只是我，很多人都咽下了苦水，比如说原本预定好的几桩婚事都毁于一旦。净做些多余的事」

「您也是，被卷入其中的一员吧」

「是啊，我本来根本没打算和那个笨蛋成为夫妻的。全都是那些俗

物擅自做主」

在这一点上，小夜感到愤怒也无可厚非。如果周因为别人的随便安排被迫和真昼分开，被塞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他也绝对会发火并且去抗议。如果实在没办法，甚至不惜私奔。

虽然不知道小夜在被安排给朝阳之前是否有伴侣，但无论有没有，自己的人生计划从根本上被打乱，她无疑会感到愤怒。

「我为了建立打垮那些家伙的利益关系，和玲签订了协议。比起我一个人，有个有权力的人在会更顺利。……我事先声明，朝阳也同意了哦。虽然也有无法违抗大势的原因，但毕竟是智惠留下的纪念，他也无法说不吧」

「智惠……？」

「是慧的亲生母亲。虽然慧大概连她的脸都不记得了」

因为慧懂事起身边就只有小夜，担负了他过世母亲的职责，也就是说，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慧的生母智惠就已经离开人世了。

「虽然这不是该由我说的话，但我觉得那个笨蛋在作为一个人这方面更加有问题。对你来说，或许他看起来大概比我好一点吧」

「您是说，朝阳先生吗？」

「嗯。那个人在你看起来是怎样的？」

「……虽然他对真昼做的事很差劲，但至少我觉得他比您更关心真昼。我觉得他是个温和的人」

因为只交谈过一次，所以这只是在谈论一个对不了解的人有什么印象，但周记得他基本上是个能讲得通理的人，散发着温厚且有些虚幻的

氛围。

「哦。在你看来是这样的啊」

「反过来，在您看来他是怎样的呢？」

「保守地说，是坨屎吧。说是人渣也可以」

面对如此堂堂正正、毫不犹豫、断然下定论的小夜，周不禁哑然地看着她的脸。

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如此认为，但既然断言到这个地步并加以辱骂，那两人肯定是非常合不来的。即使考虑到是被父母决定的不情愿的对象，这也未免太刻薄了。

「不仅内心脆弱，而且做什么都半途而废，却又自私自利，总是想把好处全占了。虽然这不是该由我来说的话，但他就是个自我中心的人，无论到哪里都是」

「自我中心……是指哪方面？」

「全部呢。对你来说，你以为他是为了那孩子才来谈话的对吧，但那不过是为了他自己而已。那个人其实并不爱任何人。他只爱他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如此」

面对毫不留情地痛骂朝阳的小夜，周甚至对朝阳产生了一丝怜悯，但小夜仿佛看穿了周的这种想法，用鼻子哼了一声，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不觉得奇怪吗？」

「奇怪是指哪里？」

「我接下慧母亲的职责，和那个人不照顾那孩子，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吧。如果我没法照顾她，那个人难道不应该照顾她吗？再怎么说明，

也是他在我不情愿的情况下播下种子的罪魁祸首，也是那孩子的父母啊。好歹是父亲，难道不该照顾她吗？至少，玲可是打算哪怕一个人也要照顾慧的」

一阵冲击，就好似当头一棒。

至今为止，周的思考焦点一直放在小夜放弃抚养上，注意力全被小夜和慧的父亲之间的协议吸引了，但父母可不止一个人。即使小夜因为要负责当慧的母亲而抽不出时间，从她们的话来看，朝阳也是有空闲的。

至少，他应该比小夜有更多物理上的空闲去关心真昼。

但是，现实却是有一名女孩，被父母双方各自抛弃。

「抛弃了她的，是那个人」

像是在说教一般，小夜一字一句地用确凿的声音告诉周。

「那个人啊，结果只是在逃避，只看自己想看的東西，活在对自已有利的世界里」

「那种地方让人毛骨悚然，所以我讨厌他」小夜像看到脏东西一样撂下这句话，周能清楚地感受到她是真的极其厌恶朝阳，虽然不是再说周，但周的胃部还是隐隐作痛。

「您所承受的痛苦和这么做的理由我明白了。……尽管如此，作为我来说，就算有理由，也忍不住会想，为什么要对真昼做出那种事」

「为什么能对亲生女儿做到那个地步，是吗？」

「……我觉得普通人是无法做到那种地步，说断就断的」

「是啊，打个比方，你能对一个因为被不情愿的对方强行按倒而怀孕，又被周围人强迫不能堕胎，只好无奈生下孩子的母亲说，让她爱这个孩子吗？」

周瞬间屏住了呼吸。

恐怕，这是在说小夜自己的事吧。

被强迫进行不情愿的婚姻，被要求敞开身体，被周围人强迫生下孩子，在痛苦中分娩。

周实在无法说出那么残酷的话。哪怕是关于真昼的事，他也绝对说不出口。

这关系到小夜的尊严，作为一个外人，而且还是男性的周，绝对不能轻率地谈论她被迫品尝屈辱和痛苦的事。如果他这么做了，恐怕小夜不仅会鄙视他，甚至会对他产生杀意吧。

「在肚子里孕育，母性就会觉醒，就会爱孩子……这种对某些人来说很方便的母性神话，就别拿出来神圣化了。让人作呕」

且不论作为父母这是否正确，小夜无法接受真昼，像讨厌蛇蝎一样讨厌朝阳，在小夜的视角来看，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个人连反抗父母的胆量都没有。没有珍惜重要之人的胆量、气量和度量，只是顺从。……就这样，那个人，因为软弱而逃避了。逃进了一个对自己方便的梦里。逃避的结果，就是有了那个孩子」

小夜用一种仿佛觉得那已经是发生过的事、是过去的往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痛苦的声音解释了真昼的生世，周什么也说不出。

「你说的话在世俗上也是正确的，但我很难接受。所以，我离开了那孩子。作为不看那孩子的补偿，我给了她不愁吃穿的生活、教育，以及自由。所以那孩子现在也没有表现出为钱发愁的样子吧？」

真昼虽然没有得到父母的爱，但相应地不用担心金钱方面的问题，并且得到了小雪这个十分理解她的人，正直地长大了。

「与其让我这种人待在身边，不如让正直的人去教育她，她会成长得更正直。别说那种令人作呕的甜蜜话语，说什么父母的爱就是一切了。比起浸泡在毒液里长大，那样要干净漂亮得多」

小夜的安排，如果揭开盖子来看，在伦理上可能并不正确，但也处于不能断言这绝对错误的范畴之内。

如果强迫她强行抚养真昼，那真昼才真的会面临残酷的对待吧。

过度干涉和互不干涉，究竟哪个更好周不知道，但就真昼和小夜之间而言，互不干涉似乎给双方都带来了更好的结果。

「你骂我没资格当父母也没关系，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你不觉得比起直接造成伤害，这样要好得多吗？我为她准备了不愁金钱的环境，没有强迫她进行强制性的婚姻，还为她安排了毫不吝啬地给予教育并亲切对待她的人。至少，比起被硬塞进父母理想的模子里，被强迫进行消耗身心的奉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得多的环境」

听了刚才的话，周明白小夜所罗列的那些假设都是她曾经遭遇过的，也正因如此，周再也无法否定小夜的话了。

小夜对真昼的态度实在无法让人肯定，但环境和情况实在是糟糕到了致命的地步。作为被放弃抚养的当事人，真昼也许被允许对小夜表达不满和抱怨，但作为一个外人的周，在知道了当时小夜所处的立场后，大概没有资格去说什么。

看到周紧闭嘴唇，没有表现出要再拿真昼出来责备的举动，小夜微微一笑「你能理解就好」。

「一切都太迟了。那孩子觉得我不需要，而且早就脱离了我的掌控。她大概也不想和我有什么和解，对这种事敬谢不敏吧。我也觉得没必要」

小夜事到如今也没有打算作为真昼的母亲去对待她，真昼也不把这样的母亲当成父母，拒绝和她扯上关系。双方都选择了拉开距离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互不干涉。

两人之间，一切都可以说是在双方的共识之下，发展到了现在的关系。

周做不到再进一步插嘴了。

「这样你想问的事情就结束了吧」

「……既然您那么讨厌您的丈夫，为什么，不离婚呢。那样不是更快吗？」

周理解了对小夜来说朝阳是该唾弃的存在，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

干脆切断缘分呢。

「那些下贱家伙的没落花了一段时间，而且在报复的时候，保持婚姻状态更方便。还有，是啊……大概是怜悯吧」

「怜悯？」

「对那个老实、方便、愚蠢的人的同情是一方面。还有，是有人拜托了我。即使是复仇，恩情也是要报答的」

小夜用态度表明不打算对周说更多了，周将复仇和恩情这两个词在嘴里咀嚼着。

小夜所说的复仇，是对亲生父母，还是对其他人？拜托又是谁拜托的，这都是疑问。拜托她不要离婚，这种请求一般人是不会听的吧。这意味着对方是一个关系好到足以让她听从请求的人。

只是，这不是现在该考虑的事，就算问了小夜大概也不会回答。因为这涉及到小夜私人、敏感的部分，所以周想避免再多嘴。

「还有一个问题。您为什么，特意去调查真昼的事？听慧君说，这近一年里至少有过一次调查吧」

「啊，连你也一起进行了背景调查让你不开心了？」

「这也是一方面，但从您的立场来看，我原本以为您不会特意在真昼身上花心思的」

因为从这次谈话听来，小夜基本上的态度是倾向于完全没有兴趣、没有关心的，所以她特意去打探真昼周围的事情，再次让人感到不自然。

「没错。是啊，要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靠近，利用那孩子，来妨碍我，那不不是很困扰吗？」

「您……！」

「对你和那孩子来说又不是什么坏事，你为什么要生气呢。至少，我没有做过对她不利的事」

小夜自己应该也知道这话说得很难听，但周觉得她像是在故意用这种挑衅的说法，更进一步说，甚至能感觉到她似乎在享受周表情的变化。

话虽如此，却感觉不到她在愚弄周，只是一直像在守护孩子一样，甚至让人觉得她看着这一切觉得很欣慰。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打算怎么办，是指」

「看起来你很喜欢那孩子，大概是打算背负起那孩子的人生吧？」

「……如果是这样，您打算怎么做？」

「没打算怎么做哦？只是没想到会有这么怪的人。你是为了钱？还是看中长相了？那孩子，长得像我和父亲，倒是很适合观赏呢」

「怎么可能！您，把孩子当成什么了……！」

这实在不能当做没听见，周吊起眉角正准备抗议而微微起身，却发现小夜正觉得有趣地笑着，于是又把刚要抬起的腰放了下来。

（被耍了）

看来小夜确实很享受周的反应，看到周察觉到了她的意图，她似乎也觉得很欣慰地放松了脸颊。

「你太嫩了呢。遇到这种事你应该冷静地回避才对。稍微被刺激一下就立刻发火。暴露弱点可没好处，小心别人利用你哦，他们会觉得如果要动你，比起动你本人，向你周围的人下手更好」

「……感谢您的忠告，我铭记在心」

「今后你也要继续磨练自己。如果你想保护那孩子的话」

那简直就像是，把真昼托付给周一般的话语。

「……您能允许我娶真昼吗？」

「有什么不好的」

她答应得太干脆、太平静了，害得周露出了今天最呆傻的表情。

虽然对小夜来说是个没有兴趣的孩子，但周本以为她会多少有些抵抗，或者说周不行，或者无法接受之类的。

周由于预想被大幅推翻而僵住，小夜则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

「因为是与我无关的孩子，那孩子的人生是她自己的，只要那孩子说好，那就没问题吧」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能这么顺利地得到许可完全出乎意料，周为了被反对时准备的内心气势眼看着就萎缩了。

「你那是什么表情。是觉得我把那孩子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可以随便控制的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是大大地看错你了，我要下调对你的评价咯」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您真的对她没兴趣吗？不是憎恨，只是没兴趣，这么说没错吧？」

「我确实憎恨那流淌的血液，但我并没有把那当作是我自己的延长线。我不是那种自我和他人界限模糊的人，也不是那种想通过孩子来体验人生的愚蠢又自私的人。是我，那孩子是那孩子，有很明确的界限」

聊到这里，周察觉到小夜对自己和对他人都很严格，同时她也是一个能清楚区分自己和他人界限的人吧。

虽然是个难以捉摸的人，作为父母也让人觉得不是人，但她并没有致命地缺乏伦理观，倒不如说正因为具备，所以才能做出冷酷的界限划分，可以干脆地做出切割，把女儿的人生就认为是女儿的人生。

这对打算包揽真昼人生的周来说是件好事，但同时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利，也让他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内情。

仿佛看穿了周的想法一般，小夜尖锐地指出了「我不是说过别表现在脸上吗」。

「你啊，如果在这里我回答不行，你大概什么都会做吧？字面意思上的，什么都做。你就是那样的人」

周由衷地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对周这个人很有理解的人。

最坏的情况下，正如之前考虑过的那样，他打算拿出放弃抚养的证据和证言来谈判，但看小夜的样子，那个心理准备似乎也白费了，就周本人而言，算是松了一口气。

「仅仅因为是小孩子就过度轻视也不好。像你这样过分正直的孩

子，有时候会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也见识过不少了」

「我就当做是夸奖收下了」

「随你喜欢。既然你说需要，那就请便吧。说到底，等成年的时候，无论我许不许可，你们都会自己决定的吧。根本不需要我的同意什么的。所以，只要当事人双方同意，不就好了吗。请自便」

「……那么，我这边就满怀感激地负责照顾她了。就算您说还给您，我也不会还的哦」

「随你便吧？啊，不过，欣赏你为难的表情也许也挺有趣的呢」

「您……」

「呵呵，开玩笑的。我可没那么闲。没闲到去管小孩子的事」

「说不要轻视小孩子的可是您」

「是啊，所以我才没轻视你们，打算最大限度地尊重你们的。还不够吗？」

「够了」

这个人果然性格很不讨人喜欢啊，周一边抱着这种可能会反弹给自己的感想，一边带着一半无奈看着小夜，但小夜依然还是老样子，咕噜咕噜地颤动着喉咙，脸上挂着充满了大人从容的微笑。

「真是的，太年轻了啊。人心可是很容易改变的。你虽然轻巧地说要带走她，但没想过变心了之后的事情吗？那孩子，可是相当沉重的。她可不会让你逃走的哦？」

这大概是，虽然非常拐弯抹角，但也是出于对周的担忧而提出的忠告吧。

背负一个人的人生，这意味着不能轻易地半途而废，说不干就不干。对于这种无法挽回的事，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她大概是在拐弯抹

角地质问吧。

对周来说，这个问题事到如今已经不需要再问了。

「人心很容易改变，这在现实中是无法否认的」

周见过很多人心变化的情况。  
好的方向也有，坏的方向也有。

感情这种东西，容易变迁，是不确定的东西。

但是——

「如果说您对父母的憎恨一直持续着，那么我爱真昼的心情一直持续下去，这也是有可能的吧」

「哎呀，说得也是。呵呵，这倒是我的盲点」

即使有很多东西会改变，但周相信，也有不会改变的东西，有即使改变也会朝着更好方向发展的感情。他有觉悟用一生去证明这一点。

面对周的这句话，也许是没有反驳的材料吧，小夜愉快地扬起嘴角，微微眯起眼睛，依旧是流露出了喜悦的感情。

「好吧，我就看看你的这份觉悟能持续多久」

「请自便。无论您期不期待，我都会贯穿至死」

「希望你和那孩子来说，这不会变成大话」

小夜不祝他们幸福，也不诅咒他们不幸，只是保持着守望事情发展

姿态。周轻轻叹了口气，然后瞥了小夜一眼。

最后，周为了问自己一直在意的事，缓缓开口了。

「关于慧君，您打算怎么做呢」

慧的事，对周来说无论好坏都只是个补充。正题是真昼的事，慧的情况其实和周无关。

只是，因为一起度过了时间，周对慧产生了一些共鸣和同情，对于慧今后能否得到他所追求的信息，得到之后又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周果然还是有些在意。

一提到慧的名字，她的脸色就变得难看，对她来说，解释情况也许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你随便把别人的麻烦事揽上身也要适可而止哦。你能背负的只有那孩子。别看走眼了」

「……您说得对，但是」

「你不用担心，没什么可担心的。回去之后我会把情况告诉慧的。他也到了差不多能理解的年纪了，而且这也是瞒不住的事情。无论是那孩子的事，还是慧的亲生父母的事」

刚才周也听小夜说明了她这边的内情，但慧的亲生父亲玲那边的情况，连周都不知道。包括那部分在内，小夜都会告诉慧的吧。

「没必要对你这个外人说更多了吧？至少，我没打算害那孩子，也不打算反对你娶她。我想只要有这两个事实，就能作为对你所担忧之事

的回答了吧」

「将来慧君这边有什么对这边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吗？」

「不能断言没有，但那孩子是个聪明的孩子。他有自己判断，不懂就去问别人的判断力和灵活性，也具备理性和良心。真的是个继承了父母优点的孩子。智慧看到了应该会很高兴吧。在奇怪的地方没有像玲真是太好了，要是像那个人，肯定会更腹黑的」

周不知道玲的人品，但从小夜的说法来看，他似乎是个相当难对付的人。

「你的不安是，今后和那孩子一起生活，会不会受到过去的伤害，对吧？我不打算进行不必要的接触，但你要问能不能相信我，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吧。……也是呢，如果你希望的话，做个公证书什么的都可以，你想做到那一步吗？」

「……不用了，谢谢」

「哦」

虽然有些不安，但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小夜会改变主意来执着于真昼，而且小夜也有她自己最低限度的底线，那就是密切关注着不让真昼陷入不期望的境地。关于这一点，周坦率地感到感激，也觉得可以相信她。

过去本身确实应该警戒，但小夜本人并不需要太多的警戒，这就是周的结论。

对于周得出的结论，小夜只是简短地点了点头。

「那么，到此结束。我不打算进行不必要的接触。我就在高处静静

地看着你的觉悟」

「那得收观赏费了」

「哎呀，该付多少钱好呢？一根无名指那么多？」

周被她若无其事地说出的话吓得脸颊差点抽搐，但想起小夜的忠告，他告诉自己要冷静，缓缓摇了摇头。小夜大概也看到了他扭曲的脸，但她只是投来像看到玩具一样的眼神。

「那就不必了。这种东西就得自己付钱吧」

「我知道」

「……在暗处被人探查真的让人很不开心呢」

「呵呵，是啊。但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地接受吧」

「即使没有爱情，也还是有兴趣和关心的啊」

「你最好不要认为，人对别人的感情是可以简单分为正和负两类的」

「我铭记在心」

小夜虽然不爱真昼，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感情。那份感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大概只有小夜自己能命名吧。

而且，周肯定再也没有机会去了解它了。

「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说」

就在周准备起身离开时，小夜制止了他的动作。

「你啊，为了那孩子大概什么都会做吧，但应该做的事还是看清楚比较好。我不认为你作为代理人站出来，对那孩子来说就是正确的答

案……一味地逃避，不堂堂正正地来问我。也不向我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样真的好吗？」

说她没能面对的指责或许是正确的，但偏偏是由造成这一切的本人来说，就算是周也觉得火大，他打破了和缓的气氛，毫不客气地向小夜投去了锐利的视线。

「您难道没想过，正是您曾经的所作所为，才在她心里留下了那么深的阴影吗？」

「是啊。……那又怎样？她没有反抗而是在逃避，这是不争的事实。她这一点像那个人，我最讨厌了。不过还没逃进梦里，这点倒比那个人强」

「……那个梦是指」

「就是无法跨越必须跨越的东西，无法咽下必须咽下的东西，所导致的逃避现实。那个人，现在肯定还在做梦吧。虽然偶尔也会醒来，但说不定哪天，就会一直睡下去了呢」

虽然小夜用委婉的表达方式在咒骂，但这次的小夜看起来与其说是在生气，不如说更像是在对一个无可救药的人表达着强烈的无奈和怜悯。

「干脆因为愤怒而醒过来还比较好，可是他没骨气到连这都做不到，所以大概是不可能的吧。只知道叹息，却没有任何想要自己去想办法的力气，是个只懂得爱惜自己、只知道张着嘴等食吃的、永远的雏鸟」

周不明白，小夜在说什么。

「呵呵，一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表情」

果然又表现在脸上了吧，周一边在心里发誓下次一定要练好扑克脸，一边点了点头，小夜回了句「想必也是」。

「我只是死都讨厌那个人而已。绝对不会再原谅他了」

那是无比美丽的微笑，配上平淡的声音，确凿地主张着不再接受周的任何询问。周也悄悄离开了她内心柔软的部分，闭上了嘴唇。

## 315 一直在等待的人

周被小夜送回家，在打开家门的一瞬间，真昼就扑了上来，差点让他一屁股摔在身后的走廊上。

亚麻色的面纱以流水之势紧紧抱住了自己，突然受到冲击的周踉跄几步，才总算稳住了身子没有摔倒。然后他关上家门，轻轻将手环绕在她微微颤抖的娇小后背上。

让她等了太久了。从真昼的角度来看，在周被小夜带走的那一刻起，她一定就不安得无可奈何。更何况周一直没有回来，她脑海中想必浮现出了一两个不好的想象吧。

「我回来了。抱歉回来晚了」

「……你没被怎么样吧？」

这在真昼身上真的是非常罕见，没有进门时的寒暄，也没有慰劳的话语，只是最先开口关心周的安危，看来她确实非常不安。

「你这也太怀疑了吧。……她没有做任何会让你担心的事，甚至还请我吃了一顿饭。我好好地跟她谈过了」

「……是吗」

虽然周说完全没有发生真昼所担忧的那种事，但真昼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多信服。想必小夜的所作所为在真昼的记忆中深深扎下了根。

(这种地方一般是会记恨的哦)

虽然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没用了，但周还是在心里轻轻嘀咕了一句抱怨的话，同时像是在安抚一般，温柔地拍了拍她那感觉比平时要小得多的后背。

「抱歉让你操心了」

「不是的。这都怪我把事情全都推给了周君……那个，本来，这是我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

「可是这对真昼来说很痛苦对吧？」

「话是这么说没错」

「既然我能代替，那我觉得由我来代替也是可以的」

反过来说，在周看来，有些事情并不一定非得本人去承受。

他不认为无论什么事情知道真相就一定是好事。

与其被极其痛苦的现实击垮内心，有时用幸福的谎言将其掩盖，给残酷的现实加上一层滤镜，不也是必要的吗？有时甚至可以故意不去看，从而让人能够从眼前的黑暗中转向光明。

就算一直等到伤口结痂并干净利落地脱落的那一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确实，考虑到将来的事，去面对并跨越它才是为了真昼好。但是，如果真昼现在觉得痛苦，我认为没必要勉强自己去面对。在没有准备好的状态下去面对，大概会摔倒的」

「……周君对我太温柔了，也太娇纵我了」

「是真昼对自己太严厉了啦。……如果是受了重伤的人，真昼能在

伤口还没愈合的情况下，叫他马上回工作岗位吗？」

「说出口，我会想让他好好休养」

「那就是这么回事了」

心地善良的真昼是不会对别人提出这种无理要求的。同样，别人也会对她这么说。

「心里的伤，不是别人能衡量出来的。真昼只要在自己想面对的时候去面对就好了。而且很幸运，这并不会给你今后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嗯」

虽然似乎还有话想说，但既然这也是真昼不愿听的事，而且周也不打算主动说，于是真昼在被周说服的形式下点了点头。

正如告诉她的那样，就算不听对真昼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今后她们也不会对真昼做什么。是好也罢是坏也罢，她都已经真正地置身事外了。

「在你在意的范围内，在不需要勉强才能听的范围内，我可以告诉你。你想听吗？」

话虽如此，什么都不听对真昼的心理健康可能也不太好，于是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道。真昼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垂下了长长的睫毛。

「……那个人的优先顺序，排在前面的是慧君，这一点没错吧」

「是啊。……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你有权去怪罪。即使那两人有苦衷，但受到牵连的真昼，有权利去怪罪你的父母和慧君的父亲」

「毫无疑问，肯定是有什麼苦衷的，对吧」

「……大概吧」

「既然如此，我也无能为力了，而且，已经无所谓了。都这时候了，我也不可能再对那些入抱有什么期待」

「这样啊」

不知是因为周没有详细说明，还是因为知道周不会再作进一步解释，真昼并没有强求周说明之外的事情，很干脆地接受了。

那份冷淡反而让人感到心痛，所以周温柔地随声附和，就那样让真昼抱着走上了走廊。

大概是在周开锁的同时她就冲到了门口，走廊上乱糟糟地落着一条毯子，就好像真昼蜕下的皮似的，真昼慌忙将它捡了起来。一想到让她等了那么久，周心里充满了歉意。他们收拾妥当来到客厅，在沙发上稍事休息。

在周被小夜缠住的时候，也许是为了转移注意力，矮桌上散落着参考书和杂志。而且，那只放在周房间里的、大概被当成了周的替身的猫咪玩偶，正占据着沙发。

沙发附近真的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凌乱感，这也是真昼感到不安的证明。

「……觉得稍微清爽了一些」

抱着那只大概一直注视着她不安模样的玩偶，真昼小声嘟囔道。

「清爽？」

「可能说接受了比较贴切吧。……有一种再次认同了的感觉，那些人果然还是那样的人」

「……嗯」

「看周君的表情，我也知道，在周君看来，这其中隐藏着相当重大的事情，而且那作为他们那么做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能让人接受的」

周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但也也许是因为周保持着平淡的态度，所以她察觉到小夜她们那边并没有说出极其不讲理的话吧。

现状是对方算是一个能讲得通理的沟通对象，虽然从周优先考虑真昼的情感上来说无法接受，但了解了她们的背景后，虽然不能原谅，但也明白了她们那样做的理由。目前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

「对我来说，那些人的苦衷我才不管，但看来确实是有正当的理由，而且他们是能够优先考虑那个理由的人，让我再次释然了」

「真昼……」

「那个人看起来也不像是只会凭感情行动的人，是一个能用理性控制感情、比起人情更重逻辑的人。……虽然她是个过分的人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对期待感到疲惫的真昼，对于自己被轻视的事实，也只是无力地笑了笑就过去了。

「而且，如果对那些人来说，我是不被期望出生的孩子的话，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想我在他们眼里大概连放在天平上衡量的价值都没有吧」

这种话，能让本人说出口吗。

不对，让她说出这种话的，是小夜他们，也是周。

明明没有哭泣的样子，但不知为何看起来却像是要哭出来一般。看着浮现出软弱笑容的真昼，周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将她娇小的身体包覆住，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就算对那些人来说是这样，就算真昼也是这么认为的」

「周君……？」

「那个，虽然我觉得，不能因为我期望如此就让你痛苦的过去一笔勾销。……但是，我期望着你的存在，也不打算放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最优先的也是你。……我，绝对，不会放开你，也不会离开你」

真昼，看错周对她的感情了。

周已经在心里决定非真昼不可，即使知道了她的境遇和父母的苦衷，他依然打算连同她的人生一起背负。只要真昼继续渴求周，周就不会放开真昼。

即使人心易变，周也认为那是从恋情转变为爱情，然后再转变为家人的亲情。而且，随时都能重新孕育出爱情。

周看着自己父母的身影。他们无数次发现对方的优点、尊敬对方并将其转化为爱情。直到现在，他们依然在增加爱情的总量的同时，和睦地作为夫妻生活着。

周希望，他们也能成为那样的形式。

周凝视着真昼的脸庞，缓慢地诉说着，眼前那双焦糖色眼眸的轮廓微微晃动，仿佛晕染开来一般。

「而且，就算真昼不担心，我这人也是超级黏人的。我有绝对不会放手的自信哦？」

「明明是我比较黏人？」

周带着十足的调皮笑了起来，真昼也开怀地笑了出来，把脸埋进了周的胸口。

「真昼这是在小看我的爱」

「……我才没小看呢。倒是周君是不是小看我的沉重了？」

「真昼的重量我可是很清楚的」

「不是在说物理上的事吧」

「两边我都很清楚」

「……笨蛋」

「我就是笨蛋啊」

虽然说法有些不好听，但这半年来周深切地感受到，真昼虽然独立，但执着心其实相当强。在身体方面，真昼有时会靠在周身上，偶尔也会开玩笑地压过来，所以她大概有多重周是知道的，而且他觉得那是一份幸福的重量。

周觉得她其实可以增加一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占比，但她似乎有自己的倔强和审美意识，所以只要她自己觉得满意就好。

「……又会变得沉重的哦，可以吗？」

「为了能承受住真昼的重量，我平时可是有在刻苦努力的」

「你这不就是在说很重吗」

「倒不如说因为很轻，为了不让我跑到别的地方去，你就算踩着我也没关系哦？为了不让我被吹飞，请好好地作为楔子把我固定住吧」

「才不会被吹飞呢，明明就算被推开，也会自己急急忙忙跑回来的」

「你很了解嘛」

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才获得了待在真昼身边的权利，周怎么可能主动放弃那个权利。像现在这样紧紧抱着正依靠着自己的真昼，他可没打算放手，而且在真昼说讨厌之前，他都打算待在这里。

如果别人想要插队到周的位置，他一定会堂堂正正地把对方赶走。

周就是如此信赖自己堆砌起来的努力之山，那已经切实地化作了周身上的自信。

看到周堂堂正地点头，真昼动了动身子，把脸压在周那比以前稍微结实了一点的胸膛上。

「……其实周君那么好的人，我这种哪配得上啊」

「真昼，你再说一次，我就堵住你的嘴一分钟哦」

交往前她经常把周说得多么自卑之类的，但周觉得真昼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昼付出的血汗，周和小雪都很清楚。咬紧牙关努力得来的成果，周不想让她用「这种」来形容。

这是真昼不好的地方，周抓住她的肩膀，温柔地将她的脸拉开，直直地注视着她。真昼用力地眨了几次眼睛后，露出了一个软乎乎的、近

乎哭笑不得的表情。

「周君是让我骄傲的恋人。……我一直想着要配得上你」

「这话该让我说才对吧。……对我来说，真昼是最棒的女朋友。懂了吗？」

「……嗯」

「很好」

倒不如说，如果不是真昼根本不可能满足，周就是被真昼迷到了这种程度，而且也已经习惯了真昼。这可不是能用「这种」来形容的，希望她能有更多的自知之明。

看到周满意地笑了起来，真昼也像被传染了一样，浮现出明朗的笑容。

「……顺便一提」

「顺便一提？」

「不说的话，就不帮我堵住了吗」

「你想让我堵住吗？」

如果真昼期望的话，真昼想要多少热量，周就愿意分出去多少。但在周近距离凝视着真昼的脸的那一刻，真昼就慌慌张张地用自己的手堵住了周的嘴唇。

「……现、现在不行」

「真遗憾」

「真是的」

虽然是开玩笑，但他确实喜欢真昼到了有机会就想亲下去的程度，但他也希望真昼不要知道周的这份纠葛。

「……那个，我并没有像周君担心的那样消沉。只是感觉了然了。那个，实际见到那个人时虽然心悸了一下，但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

「……真的？」

「真的。请相信我」

「要确认一下吗？」说完，真昼又带着挑衅的语气在周耳边低语道，看来正如她本人所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周这才松了一口气。

对于那份挑衅，周戳了戳真昼的脸颊作为惩罚，见真昼没有逃跑，周干脆伸手揽住真昼的膝弯，将她抱坐在自己膝盖上重新抱紧。

虽然有些惊讶，但真昼果然没有逃跑。反倒如刚才所说，伴随着一声克制的「嘿」，将体重稳稳地压了过来，周也笑着享受这份没多少分量的压迫感。

「比起过去的事，我痛切地感受到，果然周君才是最优先的」

「我？」

「对我来说，比起那些人占据内心的比例，周君一个人占据的比例要大得多。简直就像是我的大部分都是由周君组成的一样」

「那确实很高兴，但也把千岁他们加进去吧」

「呵呵，他们和周君是分开算的，也是重要的人。……是啊，我来到这里之后，重要的人和事物比想象中增加了不少呢」

曾经的真昼，没有交任何亲密的朋友，只是不断地扮演着被理想化的「好孩子」。没有重要的事物，也没有重要的人。

而现在，真昼开始向许多不想放手的事物伸出手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只要能承受得住，增加也没关系。如果拿不下了，我们再把不需要的东西分类整理掉。……等你能把过去的事情当作是已经理清楚的东西了，我再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告诉你」

如果拿不下了，把不需要的东西从手中放下就好。只留下回忆，放手就好。对需要的东西进行取舍，并不是什么都要背负。

周打算悠闲地等到那粘附在胸口深处、由心中的血凝结而成的痂自然脱落的一刻。

「……在那之前能帮我保管我很高兴，但那样周君的容量就会减少了。我有点，讨厌那样。如果是满满的都是我，我会更高兴的」

「独占欲出现了！」

「没错，就是独占欲，也是嫉妒」

「好高兴」

基本上很内敛、不太会任性、尽量不表现出来的真昼，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了对周的执着。这说明对她来说，周的存在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真昼说到底是个内敛且尊重周的人，所以从来不会优先考虑自己。周非常希望她能多依靠他，多独占他。

「……周君的这种地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会让我得意忘形的」

「你完全可以得意忘形哦？这样我娇纵你的余地就更多了」

「就是这种地方」

最近周才知道，真昼的「就是这种地方」这句话，很多时候是在掩饰害羞。表面上听起来像是在挑毛病，但其实心里并不讨厌，实则是欢迎的。周觉得这么理解他自己更高兴，所以就当是这样了。

看着努力装出一副冷傲模样的真昼，周笑着再次用力，抱紧了发出轻哼声的真昼的后背，尽情享受她可爱的撒娇。